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八年四月第一百零五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08



105

- 秋原散文詩：牆說
- 包苞組詩：大時代小秘書之二十四小時
- 秀陶：王屏散文詩〈靈與肉〉中譯
- 馬立鞭：論意象思維



目錄

No.10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非馬	三星堆遊記兩首	1
方浪舟	歷史，這位美人……	1
秋夢	梳子梳著歲月的一排心事	1
向明	過年／輪迴／有無之間	2
王帆	碗	2
冬夢	為什麼	2
遠方	小夜曲	3
黃火冰	交媾的秘密	3
輕鳴	溝通	3
謝青	大樹／迎春	4
蔡可風	愛字的研究	4
鄭玲	戲猴與鞭子 三首	5
李雲楓	春／虛無／海	6
冬夢	樹仍在此	6
林忠成	女生們	6
謝勳	風箏／戍守的歲月	7
魯行	鹽味的故鄉／雁陣	7
黃奇峰	遠山／玫瑰	7
桑克	核桃樹	8
施漢威	詩十首	8
秀陶	春風	9
資中華	有一種平靜在思索著	9
李斐	京九車道	9
秋原	牆說	10
高岸	第二塊大陸	11
朱彥潤	水波不興／緣盡	11
包苞	大時代小秘書之二十四小時	12
林小東	情詩二首	15
李國七	你說 四首	16
劉為安	同是百靈	16
夏野	斷想	17
蓬丹	迷失	17
傅天琳	六片落葉	18
明迪	六月的勿忘我 二首	19

馮冬	高架橋	19
徐綠樹	蘋果	20
劍熔	火車夜行／兩個影子	20
伊沙	無題六首	21
王正軍	下雪了／光陰	21
陳銘華	過海雲嶺／新月／白色恐怖	22
仲彥	漁網／漁火／水花	22
陽軍	有什麼隨著雪一融化了	22
彭國全	不能出世與如此出世	23
曾廣健	富國島之旅詩系列	23
文錦寧	人壽保險	23

譯詩

星子	星子雙語詩二首	24
星子	長篙詩作英譯二首	24
秀陶	王屏詩作〈靈與肉〉中譯	25

評介

向明	到老、談老	26
馬立鞭	論意象思維	27
陳殿興	讀陳銘華詩斷想	29
杜風人	“杜風人詩話”偷詩	31
劉耀中	達摩流浪者：加里·斯奈德	31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甘肅風景圖片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非馬

三星堆遊記 兩首

青銅縱目面具

戴上面具
當然是為了
讓我們摸不著頭腦
猜不出這些神秘客的來龍去脈

但還是隱隱透露了消息

陰暗的地底下
灼灼瞻望了幾千年的
目光
在青銅面具上
頂出一雙圓柱的凸眼
咚咚猛撞
我們的胸膛

青銅立人像

2.62米高高在上的高瞻遠矚

知道千百年後
人們會紛紛揣測
當初握在他那雙大手裡的
是一根搗米棍
或一支光溜溜的象牙
或竟是剛出世
桀驁不馴的兩條小龍

其實他嘴角憋住的一絲笑紋
早明白告訴我們
他手裡握著的
只是一個沒有謎底的謎
一個沒有惡意的
惡作劇
一股無形無色無頭無尾來去自如

■方浪舟

歷史，這位美人

.....

昨天的革命者
以美麗的謊言起家
今天的政客們
又在編織另一件“新衣”
歷史老被塗脂抹粉
她成了最偉大最光榮最正確的美人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一代又一代過去了
美人真的老了，臉黃肌更瘦
在她的身上留下梟雄們的遺跡
那是一次又一次強姦又惡搞的證據
印記著千年不變的精液的染色體
而歷史深愛的情人：
那先知總是被逐出家門
沒有多少人聽取他的音信

2008年寄自澳洲悉尼

什麼都不是
卻什麼都是的

氣

2008年寄自芝加哥

■秋夢

梳子梳著歲月 的一排心事

放在桌上的一隻梳子
像我昨夜寫下的一首詩

雖是著涼了的詩句
晨間太陽一來
倒也有點暖意

我拿起梳子
覺察到它的手指
觸撫著歲月的一排心事

而昨夜我的夢和現實呢
始終不曾碰過手

梳子每天梳著
從時間的街頭
梳到時間的街尾

梳著梳著梳著梳著
我聽到時間的步音

鏡子裡
我看見一些像蒲公英
一些像風信子
一些像雪
還有一片荒蕪的地

還有些些風聲
在我耳畔
嘆息

2008.3.14 寄自越南

■向明

過年

“舊”沿著我們的血管咆哮
它始終不懂
“新”為什麼要硬闖進來
從髮頂到口腔到幽門
一路勢如破竹的破壞待盡

然後設了這麼一道關
然後還敲鑼打鼓
然後進了每一家的門
滿臉通紅的高唱
棄舊迎新。滿門吉慶

2008/2/9

輪迴

昏眩的另一面
是一道光滑的斜坡
一滑溜就到了
另一張嬰兒床

尿袋留在前身
維生氣管無關的空在抽動
然後，等待淨身改夾尿布時
有人急著為哭聲取名

2008/2/10

有無之間

從今天起，我要開始托鉢
已經沒有了一切
包括你們的聖經，安眠藥和擲彈筒

從今天起，我要放棄苦吟
已經擁有了一切
除了你們的糖蜜，鷓鴣菜和通心粉

2008/2/13

■王帆

碗

民以食為天，飯碗
順理成章地尊為人的
命根
新石器、鼎、漢代
一根線把他們穿上
走過時間隧道的遙遠和悠長
達成一個共識

兵未動糧草先行，飯碗是抵達
的終點；曹操割髮自罰、紅旗渠
犁杖、斗、鋤頭、鐮刀、收割機
深挖洞廣集糧這些
飯碗裏的半成品已提到
政治、經濟領域的議事日程

我把工作看成
是鐵飯碗，從此我
愛護鐵飯碗像愛護瓷飯碗
輕拿輕放

2007.12.3 寄自遼寧

■冬夢

為什麼

——痛悼岳母大人

1
思念總愛在杯子裡沉澱
一杯苦水
願意不願意
也得喝乾

2
小舟寂寞地
擱在河上
陰陽之槽
始終
主宰方向

3
白鴿子
因鐘聲響起
飛去

黑鴿子
因哭聲靜止
停留

4
燈光
在門外亮著

燭光
在室內熄滅

開了門
你的影子走出去
從此
沒有回來

2008年寄自香港

■遠方

小夜曲

1、

被夜撞落的
一顆星星
掉在我家後院
一盆蘭花
在午夜綻放

2、

喧囂與浮躁沉入深潭後
從簷角傳來
一陣脆生生的打擊樂
門鈴響了
有雅客來訪

3、

月如彈丸
月光則是一張撒開的網
宿鳥驚起
亂了我
一地錯落有致的思緒

4、

我把耳朵貼過去
想聽幾句悄悄話
花搖頭
樹也搖頭
一副不屑的樣子

5、

最後光臨的
是 Possum 一家子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出動
草窠裏的音樂會
已近尾聲

■黃火冰

交媾的秘密

這座城市
氣候適合於蒼蠅們生長
在隨之到來的夏天
它們將集體性交 生兒育女
它們大規模的交媾無處不在
因此 姑娘呀
不許你僅僅因為一對交媾中的蒼蠅而
大驚失色
為了照顧你的表現慾
你可以稍稍的皺一皺眉
但是不許說 噁心
這些處於交媾中的蒼蠅
是這個夏天的小小秘密
有關蒼蠅的小秘密
姑娘呀，你的想像力過於蒼白
難道你能想到
僅憑一朵玫瑰
男蒼蠅就將女蒼蠅騙上了床
她們的前戲很不成功
不，我知道你想到了什麼
你想到一付碩大的蒼蠅拍
你在想像中將蒼蠅拍砸下去
這時候，快感準確的來臨
你狠狠的咽了一口唾沫
在高潮到來之前
你在我的胸膛上很響的擊了一掌
你真壞

2007年寄自西安

■輕鳴

溝 通

寶寶
我家的
小狗
沙發上爬著
若有所思
我與他
面面相覷
我
想知道
他
在想什麼
我
還想知道
他
想不想知道
我
在想什麼
我
最想知道的是
他知道的
有沒有
我不知道的
想來想去
也沒想明白
於是
我
開誠佈公
向他
談了我的想法
他
似懂非懂
看著我
一言不發

■謝青

大 樹

我洒脱地
屹立在這裏
呼吸著
宇宙滂沛大氣
構思著
無界無盡的夢想
晨觀日出
揉合自我的志向
暮送日落
深悟人生的短暫歎歎
猶如我個體之存在
與沒落
我遊學四方
是地球自由人
坎坷的浪者
我即是自然！

我無意瀏覽
花卉開遍春野
已漸瞭解
處身似在搶錢之邦
夏日炎炎
大地燥熱
燬及吾族
時有輕重灼傷
秋風蕭瑟
葉落樹枯
恰似少數故作傲慢
實淺薄無知之徒！

寒冬來臨
風雪逼人
冰花飛上樹梢
我感到晶瑩滿身
一片騷氣

殊非我所要
我遠來自海島
島上
新文化新傳統
正在傳播
高昂地歌唱
接軌我的聲音
像海島的風
吹遍地球
像大樹
屹立在高地
呼吸滂沛大氣
構思著
無盡的夢想……

迎 春

愛淘氣的春來了
長髮像飄動的雲
夾克圍在腰上
翹起小嘴耍酷地走著
（又在想歪主意嗎？）
經常扮成魔術師
表演天氣晴雨冷暖隨時變
人們忙翻了
春小妹在樹下笑到不行
有時撒些春寒料峭
或洒一片陽春白雪
讓人畏棄嚴冬貪戀春光

她也厭惡炎夏汗臭味
邀來春花百萬朵
姿意地裝飾一個瑰麗大地
散放無盡的芬芳！
此時她又是一位詩人
填寫睹酒春郊的詞韻
和春夢無痕的詩句
廣受熱烈讚揚

■蔡可風

愛字的研究

揣摩又揣摩 愛
這一個漢字 是蒼頡妙手偶得之
還是 辛勞以後回給自己的驚駭
愛 從字形 發音 都貫 含義

在心房 更在心房的上位
有一雙 釋放 擁抱的手臂
含情默默的低頭一撇 耐人尋味
賴骨 血 肉三 支 成
邁開的美腿 健腿交 沉迷
正在 搖拽出舞步的光輝

從全身經絡集合的氣流 無遮無礙
避過了牙 的堅硬 唇舌的遮閉
自心肺 出自內裏的心 與肺
吹奏 最悠揚的音聲就是 愛——

2008年寄自紐約

春本能地有女孩脾氣
恰似喜怒驟變的天色
又像愛撒嬌的學子
嬌嗔一怒就封筆
回眸一笑再吟詠
是毫無心機的真純女生
假如世人都像春娥
活潑俏皮但不傷人
這世界便更善良美好……

2008年寄自紐約

■鄭玲

戲猴與鞭子

一條鞭子

少量的食物

教會猴子跳舞

猴子戴上禮帽穿上巴衣

儼然一個鄉間紳士

觀眾和演員一同裝模作樣

他們不知道自己身後也有鞭子

使勁地鼓掌

而且竊竊私語：

你看 你看

猴子也有眼淚

某一天

戲猴敲著銅鑼去趕集市

必須經過它的故鄉

山上的猴子如眾神

以裸體為美

一見這衣冠楚楚的同類

便憤怒地呼嘯起來

有的擲下如雨的石塊

有的將尾巴彎成鞭子

諷刺它甘當奴隸

戲猴的臉膛更紅了

齜牙咧嘴

鞭子說：

不要理

這是一夥未經馴化的蠻子

即使碰上天堂也會說成地獄

讓那些朝聖者的火槍去收拾它們

這已經是城南舊事了

如今的戲猴很高貴

時而著唐裝

時而著外星人的服飾

聚光燈跟著它轉

昂貴的門票是它的價值

只是那包著金絲銀線的鞭子

更為叫它心身交瘁

不再等待戈多

兩個流浪者

胸上有同樣的印記

那是被激情烙出來的十字架

他們在造夢工廠的冷風中

等待戈多

傳信的小孩說：

“戈多今夜不來了

明天一定來”

今夜 是前夜

前夜總是很慷慨

預支了多少歡樂

一秒鐘將另一秒鐘拋棄

“明天”沒有盡頭

戈多還是沒有來

在誘惑與距離中

他們如失去方向的遊魂

無法返回墳墓

徬徨於歧路只好分手了

各自去對付饑餓和孤獨

孤獨雖有七層皮

午夜的思念卻可以穿透

隔著半個地球

他們深信：

對方還活著

天下沒有不能匯合的流水

他們用靈魂相約去看大海

聯絡的暗號是：“今天”

在通往重逢的途中

他們歌唱：只有今天才是生活

不再等待戈多

相遇尼采

散步的時候遇見尼采

他正從湖畔的樹林中出來

我想跟著他走

又怕把世情看破

人說他兒童的雙眸

曾經把大理石的牆

看得紛紛倒塌

在羅馬

在噴泉淙淙的涼廊上

他聽到了“夜歌”中的疊句：

“為了不死而死”

百餘年後的今夜我也聽到了

微妙的戰慄傳到腳尖

一種藍天的孤獨

逼我再一次和尼采相遇

我仍然想躲開他

但總也躲不開查拉圖斯特拉

他從高山下到塵寰

長袍飄舉 視線可達星辰

閃電般的雄辯和警句

向著誰也沒有預測過的未來

發射！

他把不朽的深度帶到我面前

不由你不傾聽他

傾聽了他 便亂了秩序

我暮年的這塊休棲地

不但不肯再作死亡的演習

竟爾長出莽莽春愁

我的另一個我

在應該結束的時候

突然準備出發

並且想把道路捲起來

隨身帶走！

2003年8月廣州

■李雲楓

春

當天氣不再寒冷，天空重新變高
我用了一個季節的時間脫下棉衣，然後用七天時間走出房間
我站在路邊，透過薄薄的叢林遙望荒野
在那裏，我看到荒蕪的世界開始出現色彩
黑暗彷彿沉入地下
我從沒有過在早晨站在這裏，也從未聽到過鳥鳴
我生活在黑夜之中，在寒冷的居所
傾聽鬼魂的吟唱
我想，那就是我的世界，簡單 黑白兩色
而現在，我站在一個季節的開始之處
聽到了荒野的聲音，低沉猶如雷鳴
我開始記起我的童年，以及與我一起生長的樹
它在這個冬天死去，枝幹凌亂
這是一個依然清冷的早晨
我站在這裏，開始遺忘夜晚
我看到荒野醒來，卻又離我而去
我看到它在遠方向我注視
寧靜並且冷漠

虛無

病在晚上來敲門，我沒有開
因為我在沉睡
病在早晨敲門，我沒有開
因為我仍然在沉睡
病在中午敲門，我依然沒有開
病和死神在晚上來到門口，高聲叫我的名字
卻無人應聲

海

在海的深處，我可以聽到一種聲音
魚在那裏輕聲的交談，水開始靜止
我可以聽到一種聲音，在海的深處，如同呼吸
而海，同樣在向我傾聽

2008年寄自北京

■林忠成

女生們

一群女生的脆笑讓校園晃了晃，空氣包圍著她們
把她們裹得嚴嚴實實，但還是被突破了
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支撐著她們
也支撐著她們越來越窄的衣服
一個男教師大聲讀出“好人好事雨後春筍般湧現……”

寧靜的夜晚，女生們繼續洶湧
在深夜悄悄張開
像潤滑劑般滋潤著房前屋後的雜草野花
怪不得校園的土壤越來越肥沃

白天，她們在男生火辣辣的注視下
拼命收斂自己，使自己不發出一點聲音
但在夜晚，還未靠近女舍
你就能隱隱約約聽到輕重緩急的水流聲
整個校園波光蕩漾
一些男教師很想讓自己變成一葉扁舟
被波浪托起，不由加快了腳步

“老師，請進！我們在烤自己-----”
春雨綿綿的夜晚，樹幹內的汁液
泥土中的血管，都在快速流動
唯恐追不上別人的生長

一列風馳電掣的火車急剎在女舍門檻
你當然可以進去，然後很從容地出來
順便解答一些疑問

“老師，為什麼我每晚都發燙？澆都澆不涼？”
“為什麼我常常有饑渴感？老想往裏填塞？”

她們身體裏肯定有一個秘密小管
直接與後山相連，直接連通野花雜草
能偷偷吸取泥土中的養料
她們每一次脆笑，都會誘發一些男生的心臟病

2008年寄自福建

■謝勳

風 箏

輕輕地
把絲絹的童年
送往人生
一望無際的藍天

後頭繫著
又細又長的臍帶
生怕迷失了
找不到路回來

等候熱情的風
拍拍翅膀往上衝
嘻嘻哈哈
飛向彩色的年華

戍守的歲月

——遊長城金山嶺的遐想

龍的替身
交錯起伏
在山脊上蜿蜒
捍衛龍的威嚴

用一生歲月的沉默
陪伴
寂寞的狼煙
恍惚的火炬

遠眺塞內千里外
家鄉裡望穿了秋水
竟然滴落自我的眼瞼
模糊的妻兒身影
被寂寞渲染成
煙霧的茫茫

■魯行

鹽味的故鄉

沒有冬閒的故鄉
終年一身汗漬
因此是鹹的

砑針紮滿手掌柴刀劃破指頭
的故鄉 我輕吮一下她的傷口
啊 也是鹹的

故鄉就含在遠行人那一滴
滢滢欲墜的熱淚裏 當然
還是鹹鹹的

雁 陣

密密實實的一行針腳
打老北邊縫過來 天冷了
就著夕陽昏黃的燈盞
母親給我趕制過冬的棉衣

開春後 一天天暖和起來
母親又扯住這根長長的線頭兒
由南往北拆
(一直拆到雁門關外)
把棉襖改成夾衫給我穿
“日子緊巴”母親常說
“得算計著過”

2007年深秋寄自河南信陽

塞外冷冽的風襲來
芒草搖擺
夕陽清冷
憑添上陣前的寧靜
等候夜的虛脫
等候天邊一顆顆流星的墜落

■黃奇峰

遠 山

每晨拉開窗簾
一個熟悉和藹可親的情影
穿過綠意盎然的樹梢
躍入我的眼簾

我們點首
互道早安
端詳慰問
再送上祝福串串

不論春夏秋冬
縱使陰霾濃霧
雨雪風霜
看不見她的真面目
我也感覺她風雨不改的應約
在那裡等候
輾轉思念
並致上祝福千串

玫 瑰

當全世界
震撼在我色香味的時候
過度沉溺於擁有我的
喪心病狂者
就會對我動毛手毛腳的念頭

暗中保護自己我會
在我的身上裝備一種天然的武器
把那些對我欲蓄意施暴的
好色之徒
刺個皮破血流

■桑克

核桃樹

那麼遙遠，莫斯科好像是已失去的
青春。

——西默斯·希尼

六月是美妙的。暮春尚未湮沒，
夏日即已開宴。合歡抖動
細小的羽毛；薄衫散髮
誘人的香氣。三三兩兩，走動或交談。
吉他炫耀火焰的魅力。如果沒有
足夠的注釋，如果不看列位的表情，
一切或許是美妙的，完美的。

我坐在核桃樹下，從雅姆的雪
中探出腦袋。我面目緊張，如同
美景之中的行人。這是我的常春藤，
再過一個月，我即將與她告別。
去哪裡我不知道。這是秘密
寫在檔案櫃裏的命運。痛楚而又安然，
或者稱之為麻木更為妥貼。

雅姆嚼出生活的滋味。而我目睹
一架碧綠的直升機飛來。巨大的氣旋
攪亂核桃葉的竊竊私語。我聽見
男聲呵斥，女聲啜泣。我看見
飛行堅硬的曲線。艙門開啟，鵝蛋
紛紛扔出，在空中爆裂，像復活節
散發黃色的煙。跑吧，擁抱吧。

琴聲跟著潦草吧。我貪婪嗅著
如同跟在卡車後面追嗅汽油的童年。
我的嗜好不健康，但我喜歡——
當我醒來，我發現濃密的核桃樹下
暮色翩然降臨。女友坐在身邊。
她抱著我的腦袋，流淚。
我說：哭什麼，你瞧多麼美妙的六月。

2006.8.13.12:03 寄自哈爾濱

■施漢威

筆

心血流盡
只為幾聲鏗鏘

香煙

毀我一生
也要你百病纏綿

失眠

壁鐘分秒
牽引我整夜的視線

愛情

甜美嚐過
剩下的渣滓確難下嚥

蚊帳

嗜血惡魔被擋在外邊
小小空間足以讓美夢飛翔

電視

小小框架內
我們上演悲歡離合的情節

青龍果

火紅生命雪白心境
偏被密密麻麻的現實刺傷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
，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
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
為企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
，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
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僅
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
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
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
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
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
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蒼蠅

都說我骯髒
你們內心又潔淨幾許？

鸚鵡

畢竟是禽獸
只配啾啾學舌

牙刷

齒縫的污垢能清除
口腔的積臭難以減滅

28. 2. 2008 寄自越南

■秀陶

春風

朝陽耀眼，拉開窗門後迎面一陣清新的微風，竟然一點涼意也沒有。陽台的地上仍然可見昨夜小雨的濕跡，在這樣的軟風中慢慢隱去

幾日前仍是一樹禿枝的楓已抽出一簇簇嫩黃嫩黃的新芽，嫩而且薄，了無綠意。彷彿是一樹凝固了的尖而脆的細緻的鳥鳴，吹彈得破

這裡沒有繁花似錦，也沒有遊人如織。這裡只是一條陋街，只有淡黃的朝陽以及一街滿溢的風。這風不足以吹舉裙裾，不足以飄舞長髮；這風只能吹得你慵慵的，吹得你軟軟的，吹得你心癢癢的，即使你已經七十四歲

Mar. 08 L. A.

■資中華

有一種平靜 在思索著

一、

這個冬天的心思特別陰冷，是一種讓人猝不及防的冷，冷的徹骨，連經過它的風兒，都要打個寒噤，凝結成冰。

這個冬天的行為是如此怪異，讓人不禁心生疑竇：抑或是這冬天，在作著春天到來之前的掙扎。

這個冬天也未免太過反動了，它偏偏要在春節前夕痛下冷拳，冒天下之大不韙，試圖把通向人間溫暖和親情的路途封堵！

然而，季節的腳步豈能阻擋！終於，在人們對真情的固守，和對“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信念，在一種潤物無聲的春意中，這個肆虐一時的冬天，敗下陣來。

看哦，大氣開始回暖，陽光衝開陰雲，人們的臉上，綻放了一朵朵的笑顏。

二、

有一種東西在回暖。有一種東西在復蘇。也有一種東西，漸漸在人們的視線中消融。

還有一種平靜，始終在季節的撕殺聲中，思索著。

這一股凍凝的寒意，是從哪兒鑽出來的？會是怎樣的陰森，才夠滋生出如此的怨毒？

同樣的時空，同樣的土壤，竟會開出不同的花兒。是誰在播種真誠和愛情，又是誰，在灌溉欺騙，和怨恨？

■李斐

京九車道

猶如冷藏庫裡
一尾帶魚
火車深陷華中平原
僵硬在茫茫雪海
樹木田野村莊和道路
鳥雀豬狗牛羊無聲無形
雪封素白天與地
到處都是非人工的冰雕
暴風把房屋亂拋亂丟
我想大自然一定是病了
假若不趕快看症治療
也許有一天尋因果果
重回史前時期的冰河

2008年2月5日紐約

只是可憐了那些被欺騙和謊言澆開的花兒……

三、

春天的陽光哦，但願，你能夠照耀到每一個陰冷的角落。去把一種寒意化開，去把一種淤結衝破，去給予整個大地以溫暖，還要，去拯救那個冬天。

我相信善良。

寫於2008年2月15日，雪災過後

牆 說

靜寂的草地上有一面不是很高的牆，沒有門的牆。

我在牆的前面。（以4度間而言）說遠不遠，說近不近。

牆的背後看不到什麼。只隱約看到一棵樹。樹上開了既像櫻桃又像紅梅，弄不清究竟是桃是梅的花朵。

[……這年頭有誰說得準呢。想想看，沒有蛋白質的就不提了。自從桃莉以後，基因工程說：“凡有生命的，都可以複製。”不論黑、白、紅、黃、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種以及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統統可以複製。只要把DNA的鹽基解碼，連動物與植物都可以經核轉移，合成複製新的物種。舉個例子，要是有一天，你看到那個不甘心被你甩掉的情婦，手裡牽著一條高大威猛，瀟灑佻儻，長相跟你一模一樣，一眼就看得出是用你的基因複製的“狗”（兩股之間還長了兩顆她愛吃的南洋芒果，）一搖一擺走在街上。你也不用大驚小怪；更不用猜想她對那條“狗”——）其實可以說對“你”）究竟會如何如何……]

那牆的後面是桃是梅，誰也說不清楚。樹幹有可能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根部也許是一條條蠕動的豬尾巴。

不過，那並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我記得，我一直很喜歡跟那面牆講話。

我經常跟那面牆講話。講個不停。有時候從早上講到下午，有時候從下午講到深夜，又從深夜講到早上。有時候講得興高采烈，風和日麗。有時候喁喁細語，雲淡風輕。有時候高昂激烈，風起雲湧。（當然，也包括很敏感性的肢體語言……）

（請不要問我講了什麼。很抱歉，不能告訴你）。反正，我一直愛跟那面牆講話……

可是，有一天，我發覺那牆似乎毫無反應，一直悶聲不響的。我低聲問了幾遍，看它是否聽到我的話。它毫無反應。

我反復喊著那面牆好幾天。它還是一聲不響，沒有反應。我真懷疑它天生就是個聾啞的。

我開始焦急起來。想想看，我跟那面牆講了多少話；這些話我從來沒跟任何第三者講過。如果那牆從沒接聽到，那末，這麼多連連連續，密密麻麻的每一句、每一字、每一個意符……它們都到那兒去了？那麼多的說話總不能就這樣隨便掉失，總不能變成失蹤人口，總不能讓它們顛沛流離，好歹也要找到它們的下落，萬一……

於是，像月下的潮汐，我開始焦急起來。也開始的給牆打電話。每天從早到晚，我不知道打了多少電話，留了多少言。希望打聽到那些話語的下落，可是無論說什麼，牆，始終一聲不響。

我也給牆發短訊，發EMAIL、E卡、同時也給牆傳真、寫信……各種各式的資訊都統統用上……結果還是一樣。牆，仍然一聲不響，毫

無反應。

我愈覺得事情不對勁也愈發焦慮不安，又不知道如何是好。

直到……有天晚上，一個（用兩條腿直立走路——該是人的）影子，經過草地。也許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樣子，停下來問了個究竟。它思量了片刻，建議說我既然跟那面牆講話，最好還是直接走到那面牆去，把事情弄清楚。“說不定就在牆腳附近撿回那些話呢。”影子說著便繼續往我身後的方向逐漸走遠，消失在蒼白的月色裡。

我正想趕快往牆那邊走過去，突然發覺自己怎麼也走不動。好幾次想用力往前走，卻寸步難移（好像在夢境裡常常走不動的那樣）；我就算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徒勞無功。最後，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奮不顧身地往前一衝，“隆”的一響，我看到自己頓然崩潰，倒塌地上；碎成一堆驚訝的廢礫；碎成惘然的灰塵（連喊痛也來不及。）同時，我也看到自己血肉模糊，徬徨無主的魂，跌跌撞撞，東歪西倒地掙扎：不知道該往我這邊走來——找回一塊時間的硬體，或者該往那面牆走過去——找回那些遺失的話語？

（如果我預先複製了自己，也複製了我說過的話；故事很可能不一樣？那面牆可能也不一樣？還有，那些亦桃亦梅的花朵會不會也不一樣？如果把時間、空間也複製，那末，此刻的你和此刻的我，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也不一樣……？

這年頭誰說得準呢！)

洛杉磯 2008 驚蟄

■高岸

第二塊大陸

在海灘駐足
眺望入海口
煙波浩渺
海浪拍打孤立的礁石
一個身影在八月的陽光下浮現
如天外來客
他從海岸登陸
穿過浪花飛沫
和一座石頭拱門
走向一座藍色的城

他是一位水手
高高掛在眼裏的雙膽是他的標誌
他在海上放棄一個王國
向大海的盡頭漂去
尋找第二塊大陸
在那裏開始另一個人生

那裏的懸崖陡峭
生滿了荊刺
天空彎曲
離大地很近
似乎從山頂就可以登上去
那裏的陽光浩浩蕩蕩
如一支大軍
從天空開到空曠的大地
那裏的夜空很藍
星星神出鬼沒
遵循獨特的隱秘法則

赤手空拳
身上沒有一個銅板
沒有一件武器
他在荒地上走
在蒼白的月亮下走
穿過無人的森林

從吶喊的岩石走向人群
如尖兵勇士歷險
向城市的峽谷進發

穿過燈火
穿過燈火之海
撲向黑暗
穿過黑暗
穿過黑暗之海
撲向燈火
撲向黑暗中的孤燈
撲向雨夜的荒郊墜落的閃電

為天空炸響的雷霆震顫
他抓住樹枝
抓住石頭
頭頂住風

像頂住要倒塌的牆壁
從漆黑的坑窪裏爬出來
滿嘴是泥土
他鬆開拳頭
踏上一條羊腸小徑

沿著一條燈火的河流漂流
他的嘴咕嚕發出夢幻的嚙語
以為自己漂在銀河上
銀河彎曲沒有盡頭

他在晨光中醒來
目光追隨遠去的鴿子
看見古老的河岸
暴露的根
藍色的村莊
村莊為遠去的河流祈禱

他從側面登上一個峰頂
綠色的瀑布在山坡上流淌
流入峽谷的深淵
在寂靜中傾聽迴響
一千座山峰向遠方奔馳

■朱彥潤

水波不興

心湖
竟然已
水波不興
欣喜
它的寧靜
也感懷
它不再年輕

緣盡

緣盡
只能散了
別惡言相向
緩緩轉身
讓背影優雅

卻沒有脫離共同的底座
巨大的底座從海底浮上來

帶著群山的洗禮
回到入海口
傷痛漸漸撫平
想起自己曾是個出色的水手

今天仍是好樣的
並沒有被陌生的土地打敗
他天生就是不屈的
儘管會為時間憂傷

腳已被這塊土地吸住
他將在這裏紮根
就像水手雙腳紮根在船上
大海依然在晃動

2007年寄自加拿大

■ 包苞

大時代小秘書之二十四小時

寫在前面的話：

如果詩要反映生活，這也是一種。為什麼一定要給他一頂光明的帽子，生活本來就是這樣。我是小人物，疼痛卻如此巨大！

午夜零點

送走酒店的最後一個客人
也就送走了酗酒的又一天時光
疲倦、孤單、寒冷以及來不及想的歉疚
都要準時打包帶回家

路過小城蒼白的街燈
路過遍地的紙屑和迎風飛舞的塑膠袋
路過撿垃圾的老頭佝僂的背影
路過醉酒者嘔吐的穢物和沿街徘徊的乞丐
悄悄站在熟睡的兒女床頭
低下頭，輕吻一下他們被夢浸濕的額頭

吻一下孩子們來不及傾訴的思念
吻一下彼此心頭的喜悅和失落
趕在零點之間，我們相互抱一下
就像時間的兩條腿
終於並在了一起，就像白天和黑夜
兩張思念嘴唇
終於緊緊地貼在一起

凌晨 1 點

把肥沃的睡眠切下一塊
用來說說一天的心情
就像劃出一塊長莊稼的土地
種幾株不養活人的花朵

這是多麼的必要和寶貴
可以說說那個懷孕的服務員
也可以說說那個醉漢
但唯獨不能說利潤和公文
不說領導和討不回來的欠款

也可以說說孩子尚未痊癒的感冒
或者說說正在鄉下養病的婆婆
如果這些話題令人傷感
我們就什麼都不說
讓我們相互抱緊
感覺兩顆心的跳動
就像是一對老朋友見面
只是緊緊握住彼此的粗礪與冰冷
直到它們漸漸溫暖，漸漸柔軟……

凌晨兩點

有時候，並不是想睡就能睡著
一篇沒有完稿的講話
會讓我滿身蠕動噁心的螞蟻
但到了兩點，我們必須得閉上眼睛
白天馬上就到，那片血一樣的朝霞
那片雪一樣的曦光
我們要認真面對

經過一天的喧鬧和灰塵
我們要把心送到夢的維修車間
這並不全為了自己
我們擦拭蒙塵的內心
太多的是為了第二天要面對的人
比如單位的領導
比如那些酒足飯飽後簽字的客人
比如菜販子和服務員

在凌晨兩點

我們必須要睡去
有些事情不用想得太多太明白
或許有些事情就根本不用去想

凌晨三點

時間是一匹受驚的馬
韁繩勒得越緊它跑得越快
為了讓它停下來，或者慢一慢
我一路上夾緊雙腿，忽略沿途風光

風勁處，斑斕的日子
雜亂而且模糊

凌晨四點

世界停止喧囂，只是為了傾聽嗎
在夢的原野上
矮腳馬遍地奔跑
它們的幸福源於卑微的內心和
超常的耐性

上帝閉上眼睛，內心的燈就亮了

凌晨五點

夢鄉是一條結滿了冰凌的河
游過溫柔的刀鋒
找到一個溫暖的港灣
虛幻的，短暫的幸福
使沉睡的身體溢出笑聲

夢，並不經過成長的痛苦
我又回到了童年：
深邃的藍天和不停翻動遼遠的鷹翅
村口的小樹林和河水浸軟的卵石
幸福的小馬駒奔跑在草地上
我甚至看到了自己比花朵還
輕盈的笑臉
綻放在風中

凌晨六點

夢深的時候，夜已經淺了。

一個夜晚究竟有多長
當兩具做夢的身體觸到六點的鐘聲
對日子的登陸已經付出了殷紅的代價

生活，總是在夢之前醒來
破碎的夢，就是生活嗎？

我總是感動，在醒來之前
已經有人打掃了昨夜的街道

儘管日子的鬧鐘比警笛還要恐怖
但我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蹲在抽水馬桶上

我對生活的報復
就是讓乾淨的水變髒

七點

我們總是把日子想得像天空一樣寬廣

因為怕冷
孩子就是溫暖我們的太陽
因為失敗
孩子就成了我們新的希望

小寶貝，上學前一定要穿暖和
本來需要整個臉孔迎接的寒冷
僅用一雙眼睛就夠了
我們對寒冷有更入骨的理解

貧窮讓我們積聚的熱量
足夠抽出溫暖整個地球的紗來
但我們感到還不能滿足你們小小的身體
寶貝，不要再噘起淘氣的小嘴
把胖胖的小手也藏起來

比起學習，身體比什麼都重要
但我們還是希望
你今天學到的每一個漢字
都是碼放在你未來日子裏的煤或者炭
而我們甘願是一枚小小的火柴
用一生的熱和愛引燃你們

八點

八點是一扇冰冷的門
我們要準時邁出去
在那一瞬間，我們要長大成熟
學會和不喜歡的人打招呼
學會為迎面而來的高傲讓步

學會在一張報紙的謊言中打發時間
學會為了卑微的薪水夾緊尾巴做人

我們的可憐寫在臉上
我們的痛苦藏在內心
這並不是誰的過錯
在時代巨大的齒輪上
我們連小小的螺釘都不是
我們只是巨大慣性的附著物
或者一種鐵屑
先於生命變冷變硬
又被風吹散

而我們又怎能抗拒呢？
風來時，我們集體倒下
風過後，我們又挺起自己並不堅硬的腰身
並自足地晃動……

九點

桌臺上的公文，閹割著一代人的激情
會議室的掌聲，撲殺著青春的真誠
如果你也是一位秘書
一定要把謊言編造得更加天衣無縫
如果你還想在這巨大的洪流中
汲取養家活命的薪水
就千萬不要質疑報表上的數位
千萬不要為領導念錯的字笑出聲來
更不能為了真理，成為和平盛世的異類

你要學會感恩
學會知恩圖報
在這個連鴨子都淹死在海水裏的時代
我們只是被閹去了雄性的一類
我們要感謝一桌變餿的飯菜給了

我們營養
我們要感謝日益渾濁的水
讓我們也摸到了漏網的小魚
我們要感謝寒冷，吹旺了心頭的那盆火
我們要感謝黑暗，點亮了心頭的那盞燈

十點

陽光讓辦公室成為透明的容器
幾隻自足的魚兒，不停地吐出
昨夜的花邊新聞
窗外陽光嘩嘩嘩嘩
溫暖的掌聲，像雪一樣落下來
落下來……

十一點

如果陽光，還允許我們晾曬
各自的心情
那真是一年中的一個意外
但在權力的漩渦中心
桌子也有桌子的心計
椅子也有椅子的謀略
甚至門口的痰盂，也有得道
升天的一天

我只是說閒暇的十一點
讓我們都閉口不言
沉默，讓我們深不可測
沉默，讓我們成為彼此身邊
防不勝防的陷阱
我只是說，十一點的陽光
讓我們和平共處，又互不相干

十二點

十二點是一隻生物鐘
埋在我們的麻木和警覺之中
也許它早就敲響
下崗的妻子和她苦心經營的飯館
兒女們解不出的算術
尚在原生態的午餐
這都是振聾發聵的聲音

對於父母，我們可以不再去想
當生活成為擔子來到我的肩上
父母就猶如一塊冰
融解在自己的淒涼之中
除了生病，或者不久于人世
我們就只能是他們名義上的兒子

十三點

日子的昏厥從中午開始
寬闊的街道飄滿了生命的泡沫
虛浮的、擁擠的、有毒的泡沫
像時間臃腫而燥熱的棉襖
一天的時間，從這裏拐彎
流向茫茫黑夜

作為父親，我只能在此刻擦拭
兒女們的飯盒
作為丈夫，我可以用一個小時
來當作供她使喚的夥計
作為兒子，我就抽空給鄉下的
親人打個電話

這樣的心情舒緩、寬敞
我就盡可能地把自己鋪開
吮吸一天中最富營養的陽光

十四點

被時間的洪流托著
我只是一葉空心的草
沒有思想
沒有嘴唇
只有滿腹越吹越冷的風

風說“向前”，我就展開雙臂
風說“立定”，我就併攏雙腿

而更多的時間
我只是一篇喪失了性別的文字
或者僅僅是一只口杯
在別人口渴時躬身奉上

十五點

惟有此刻，我是孤獨的
任何文字，都將讓我窒息
在一篇演說中，我是叛軍的首領
我是眾多文字的敵人

出門前穿好西服，拉正領帶
我卻在內心啐自己：你這個偽君子
熱衷於掌聲和扯謊

我不要鏡子，不要那個說真話的傢伙
我不要他站在我的身邊
這個世界不需要說真話的鏡子

我坐下來，就是讚譽的吸鐵石
我坐下來，就是真理的批發商
孩子們，為拿到手的一切鼓掌！

其實，這世界遍地都是易碎品
太陽也無法穿透他們內心的陰霾
我們都易碎得有些脆弱

你看，那個坐在首席的傢伙
真話讓他如坐針氈
每一顆良知的文字
都足以讓他碎身一千次！

可面對眾多的聽眾，我拿不出
活命的銀兩
面對黑壓壓的文字義軍
我只能雙手一揮，淚如湧泉……

十六點

如果日子只是無聊的複製
我們的工作就顯得聖潔而偉大：
在辦公桌上建工廠
在紅頭文件中栽樹
在酒桌上搞調研
酒醉時，他們還會說
“那些精彩的謊言，都出自這位
詩人之手”
瞧，他們把一代人的屈辱
介紹得多麼燦爛而輝煌！

三十六年，夢想只是一種與日俱增的疼
在奔向死亡的路上
我們緣木求魚

偉大的時代，悲哀的現實
為了夢想，背離夢想
夕陽西下，誰還說自己是
八九點鐘的太陽？

十七點

陽光，在她普照的葉子上安靜下來
陽光，在她鍾愛的花瓣中安靜下來
陽光，連同那一江沸騰的濤聲
都將在無語的河床安靜下來

白日將逝，卑微的灰塵也恢復
尊貴的心跳
太陽見怪不怪，閉上光明的眼睛

十八點

在天空的餐桌上
烏雲分食唯一的夕陽
在黑夜的餐桌上
湖水分食淒美的月亮
誰，將賜予我們免費的晚餐？

一杯酒，溺死了多少光明
諱莫如深的星星，因為目擊
喪失了溫暖的語言

十九點

如果你不再為明天的高談闊論
絞盡腦汁
如果你不再為怕黑的孩子手握
燭光黯然神傷
你一定就是一個幸福的小秘書

站在餐桌旁傾聽
下流也可以稱為幽默
站在餐桌旁傾聽
粗俗更顯親民
瞧，你這傻子，只能因酒而臉紅

如果你還想做一個稱心如意的秘書
那麼，把你個性的心跳停下來

如果你還想著分享他們免費的晚餐
那麼，把你高貴的尊嚴脫下來
並啣上一口唾沫

被黑夜的大氅裹著
我們有著同樣嗜黑的內心
我們忘記彼此的姓氏，並漸漸走失
……黑暗中，我摸到了道德的三條腿
和一幅壞掉的良心

二十點

我的心總受到眼睛的驚嚇
以致於不再思考活著的意義

世界從未停止旋轉
椅子卻不會摔倒在自己的位置
流水真有百折不撓的信念嗎

我只是一隻倒置的沙漏
對於流逝的時光束手無策
日復一日，我愉快地接受別人
粗魯的勸酒
並在深夜嘔吐不已

你說，連撿食垃圾的瘋子也在嘲笑
可我深信這旋轉的世界是真的
精美絕倫的故事需要出其不意的高潮
我相信自己就是沒有下文的懸念
世人都站在我的身邊猜測、揣度
或者有人會罵出聲來

在童話的歧途上我已經走的太遠
生活決不會因我們的善良和癡情
而感動

白雪公主也有新的版本
可小矮人還等在過去的小木屋嗎
你說這是一個荒誕的夢
你渴望先於別人醒來
於是，滿天的星辰便笑出了聲

二十一點

黑暗的水面上

星星因何而明亮
讓風的大手，撫平我多皺的內心
風啊，你這幼稚的孩子
一路追來，只是為了挽救那些尚未
熄滅的燈火嗎

二十二點

黑夜淹沒頭頂
黑夜早已淹沒頭頂
誰又是救命的稻草呢

醉鬼中間的妻子
桌台邊睡去的孩子
我苦心餵養的文字
都像復仇的螞蟻
在我心上來了又去

只有夜遊的風
喚醒遍地自棄的塑膠袋
走過來，走過去
像一個瘋子

二十三點

在杯盤狼藉中找到疲倦的內心
在殘羹冷炙中找到窒息的尊嚴
白日漫漫，內心漫漫
連入夜的風，也懶於點數

路燈下，我們相顧無言
晚風中，我們相偎而過
尋找被風吹遠的家……

二十四點

生活，永遠不會再回到出發的地方
當零點的鐘聲再次響起
我們一定要用疲憊的心感謝生活

感謝茫茫生活中擁有一張床的港灣
感謝疲於奔命後尚有一對兒女的思念
感謝相擁而眠時一切的恩怨

■林小東

情詩二首

風 鈴

沒有風的日子
鈴不響

鈴不在的時候
風無聲

風和鈴緊緊相抱
輕輕撞擊
愛的聲音

筷 子

從不落單
也不容第三者
一雙一對
恩恩愛愛
嚐盡生活的
酸 甜 苦 辣

2008.2.25 寄自越南

都化作了雲煙

如果淋浴器中的水尚未變冷
就讓我們再用慣於做夢的手
濯洗彼此不再光潔的身體
直到黑夜隨水流去，光明起自內心

親愛的，我也一定
要在吻過孩子們做夢的臉頰之後
保留在入睡前的習慣
任憑時光無情鞭撻，內心的浪漫
我們寧死不變！

2005年11月一稿

2006年4、5月二稿甘肅

■李國七

你 說

快樂，你說
相當於一塊璞玉
典當或者銘刻
都顯得奢侈
徹夜未閉的雙眸
滴下的是露水還是淚珠
時辰到了
走還是不走，還得走
無需出關證
無需太多的難依難捨
走還是不走，還得走
只有一片小圓鏡
一邊照洞庭
一邊照鄱陽

步過九月

步過九月 氣溫降低 雖未扯來一角冰凌
寒意卻已悄然進駐江南的城市
層層的裹纏 抵禦曾經的炎熱
儼然是鋒利冰冷的前湊
身邊又有溫柔的十個手指 輕輕撫摩
蒲公英柔軟的唇 親吻並且冰涼
所有的酷熱

在入冬之前 我勢必要熟悉溫情的世界
忘卻寂寥 愛是唯一的語言
正如高山和白雲樹木藍天的牽拌
正如白雲悠悠和浪花的相遇
生命種子 在風中歌唱 承諾金色的夢幻

希望你莫要遺忘 賜予我情感的盛裝
就是必須離開 在繁華後必須
遺棄的節日
節日衣裳繼續粉飾我的記憶

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輕
對我已經足夠 帶我走完往後
就是寂寞的路

往後歲月 你的名字將是蛛絲在
我記憶裏纏繞
我的歡樂 我的憂傷
我的一切 一切

我的洞庭是一灣 鄉愁

小謝說：

洞庭湖位於湖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湖北省位於長江中游北岸。春秋戰國時期，為楚國之地。秦統一後，楚地為避秦始皇父親名“子楚”諱，遂以荊山之“荊”改稱之。後湖北多稱荊，有時合稱荊楚。漢屬荊州。北宋置荊湖北路，簡稱湖北路，因地處洞庭湖以北，始稱湖北。元代屬湖廣行省。明代改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清康熙年間，改為湖北省，沿襲至今。因西部有鄂西山地，故簡稱鄂。

那些多雨後的氾濫，那些樸實的臉龐
他們相互稱呼老鄉

“老鄉，我要到北京去，我要南下上海。”

大家肩上，背負同樣的使命與希望
帶著黃土地與家族的渴望，

鄉親與親戚

紅紅的血在黃黃的皮膚後面流淌
一滴水一滴汗的，緩緩培育
一株又一株棉花與蓮藕
古銅色的肌膚與消瘦幹勁的身子
不斷播種耕耘家族的花卉
靠湖的那邊，培育出蘆葦的後代
靠河的那邊，逐步建立鯽魚的基地
他們的生命只隨著季節浮落
更年輕的孩子背井離鄉
帶著一灣永遠茂密的鄉愁

劉為安

同是百靈

傳統受孕
孵出的
和
科技
加工
生產的
都是
智慧的產品
那怕
風和雨

願與陽光
遊
雲天

2008.3.12 寄自越南

在有與無月亮的晚上升起
因為水域，他們熟悉浮游的求生圖
啜飲生活的苦，試圖啞出未來的甜味
拐過多重山巒與河灣，等待春天
就是縹緲的春天
給他們堅持的藉口
旱災以後的水災
水災以後的旱災
給他們僥倖存活的希望

盛況以後，就是 廢墟？

金光閃亮的鍍金城市，沒有膚色
語言障礙
只有時間，追著催著趕著來
沒有花樹下沉思的空檔，沒有
屬於薔薇的非商業價值
萬物正進入同類同體的宿命

2008年寄自上海

■夏野

斷想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聞一多〈死水〉

1. 呆呆顫慄的朦朧
不是夢的夢
隔山隔水
又橫隔著狂風
站在窗口
盼黎明。心怯怵
聽大雁悲鳴掠空
萬里眷戀的肺腑
牽引著荷花瓣瓣的漂浮
童年——
漂白的浪花在胸中
微波徐進
2. 愛心夢聚
低頭匆匆趕路
聽風、聽雨。聽濤。
黑的夜：
斷水、斷食。斷光。斷路。
斷了心靈的共鳴
凋零的古樹林
混沌。冷暖。衰殘。
撲來撲去的背影
呼聲又遠又近
步沉重
春之日，不見到你
我不會醒
3.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頻頻的許諾無盡懸美

用紙花編織的錦繡山河
默默覆蓋著——
濁穢的河川
冰封的湖泊
雪崩的土坡
飛揚的沙塵暴
無碑野墳的冤魂
迷離混雜
談日說月何時有？
交替的夜與晝
茫茫浮雲
展示的榮與衰
淅淅露霧

4. 八月。熏的深邃
路牌無序
青山綠水痛楚的承受
一個世界呵！一個夢想呵！
鮮花簇擁……
鑼鼓叮咚……
似乎祇有一個期待
絢爛的紅暈
仿若祇有一種情誼
神往的欣慰
觀火。觀吼。觀高音。
虛榮了幾度？
苟活了數輩？
5. 火
烽火
蝗災遍野
黃河決了口
“長江一號！”
頂著暴風驟雨奔突
一頭蠢牛俘虜在荒漠中
五年。十年。二十年……
眼圈血絲全軀浮腫
“長江七號！”
毛茸茸的太空狗狗七仔
顛覆了人間的權威與沉悶

■蓬丹 迷失

於生命的三叉路口，
迷失，
旅人睜大雙瞳，
覓尋正軌。
若他敞開的是
心之眼眸，
他將看見，
所有的方向，
都只通向
死 亡。

- 卑微的宏偉。真情的輝煌
愛火，炫耀山溝
愛之火烈烈憤怒
一個一個美夢焚毀
6. 六月。一叢叢榴紅
挺挺而立
含笑不落，坦蕩無羈
“Sorry! Sorry! Sorry!”
三聲道歉一道強光
澳洲藍空衝破
火炬遞來
黃土地爆裂了悵惘的飛砂走石
問罪？負罪？贖罪？
蒙面的龍
駕流雲
一個勁地起舞歡騰
 7. 生活的寵物一身刺
還長了咬人吃人的羽翼
嚶嚶鼠飛
唧唧我我放逐雅趣
GDP 狂飆
CPI 蹦跳
癡笑 VS 呻吟
美酒 VS 苦水
豪富 VS 窮困
煙囪噴污 VS 下跪抗議
官商搭肩 VS 黑窯奴工
長夜漫漫
 - 8 隨著夢的
而消而逝而醒
愛的，肉體太撒野太苦澀
愛的，靈魂太輕薄太鄙陋
太陽的魅影。摸透？
歲月的悲悽。梳理？
遺忘——生命的背叛！
抹殺——天理的淪喪！
你的存在我的存在
一如既往
不割斷
不消亡
 9. 走近我觸撫我
我，啜你愛不盡的浪
洪濤再大再狂
我，情願一次次潛入海底
擁抱你亮麗的珊瑚
我，熱吻你的足印
 10. 我愛你，愛的步履誠懇
愛的，忍讓寬容堅韌抗爭
- 2008年3月3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傅天琳

六片落葉

寄書

今天我把書寄給你
把童年和青年塞進信封
把一座果園寄給你
落葉般泛黃的散文
就要登上火車，輪船
激動而忐忑不安
去見它想見的那個人

舊作，全是舊作
那些並不精緻的詞，無法更改
一張紙，除你看得見的
不再有別的意義
請你原諒
文字如草一樣簡單

夢很薄，卻要練習寫夢的人
妄圖把黑夜當作綢緞
把蘋果當作太陽
蘋果之外的光芒
挾著風雨和石塊而來
往事苦難，溫馨，同時還愚蠢
你隨便翻翻
千萬別當成書來讀

飄在空中的落葉

一片飄在空中的落葉
一隻尚未落地又無法高飛的鳥
一滴來自虛空
撲向大地心靈的寒冷

一朵微微閉合的嘴唇
親吻秋天遼闊的面龐
從第一聲幼芽的啼哭
到告別枝頭
曾經一望無垠的時光
在一剎那

飄。極盡輝煌的飄
只能用思緒去靠近它，撫摸它
用慢鏡頭去拍它
它謝幕的姿態
多麼從容，鎮定，優雅

歷經萬紫千紅的旅行
就要靜靜地到達

老姐妹的手

快去看看這雙手
這雙沾滿花香的手，亮麗的手
蝴蝶一樣圍繞山林飛舞和歌唱的手
卑微的手，苦命的手
被泥巴，牛糞，農藥弄得髒兮兮的手
樹皮一樣，乾脆就是
樹的手。皸裂，粗糙，關節腫大
總能提前感受風雨的到來

生命的手，神話中的手
滿手是奶，滿手是粥
一勺，一勺，把一座荒山喂得油亮亮的
把一坡綠色喂得肉墩墩的
連年豐收。這雙果實累累的手
年過半百的，退休的手
當年的名字叫知識青年
其實並沒有多少知識
一輩子謙遜地向果樹學習
漸漸地變得像個哲人
懂得該開花就開花，該落葉就落葉

但是這雙手還是哭了
不悲，不傷，不怨，不怒
不為什麼大事就哭了。快去看看它
看看一池子黏稠的暗綠色汁液
原來是漫山遍野的葉子哭了
這雙空空蕩蕩的手，即將被考古的手
不幹活就會生病的手
被休閒，旅遊，美膚美甲排斥在外的手
一時間無所事事
在空中亂飄，亂飛
飛五指成風

斷了

老姐妹告訴我，斷了
四十年枝枝葉葉
在一個下午嘎吱一聲斷了
被兩萬塊錢買斷了
大額兩萬塊
區區兩萬塊
果園姐妹與果園沒有任何關係了

我聽見我掛滿鳥鳴和雨水的天空斷了
骨頭，根，斷了
我的芬芳，我的氣息斷了

林中

林中
她情不自禁打開全身呼吸
任一種液狀的光灌進去

熱熱的，小蟲蟲爬過癢癢的
迴腸蕩氣的感覺
從頭頂直到足心

真好
一滴汗，一滴善，一滴純
畢生不能沒有一滴之輕

她如此沉浸於自己的懺悔
她在外面世界轉了多久
全身裹滿多少灰塵

和田的無花果樹

上蒼賜予大漠的生命奇跡
無水而受孕，無花而結果

一張口，吃過成噸成噸的風沙
經年累月地吃，一天也不少
你把風沙吃到哪裡去了
怎麼吃得自己鬱鬱蔥蔥

快六百歲了
枝頭誕生了多少鮮嫩欲滴的嬰兒
只有上蒼知道

你自己早已數不過來

這麼多千里外萬里外的人
雙手合十，以你的果實為燈
籠罩於巨大的生命氣息之中
這麼多人，手指迅速灌漿
毛髮迅速蔥綠

繞樹三周，默默祈禱
樹說許個願吧，只要心誠
要什麼我都會給

我從青山綠水來
天待我太厚
我不能向你索瓜果，要絲綢
更不能祈望在墨玉河邊，撿到一塊
價值連城的羊脂玉

我撿起一片地上的葉子，一片箴言
我想我首先應該學會
珍藏一些，扔掉一些
甚至腐爛一些

我想我通過你已經獲得上蒼的賜予
和田的無花果樹
一棵樹就是一座森林

■明迪

六月的勿忘我

所有的日子都繞不過
今天，春天的花兒都凋零了

惟有你，在初夏的廣場
靜悄悄地怒放。在我記憶的

山坡上，我曾小心翼翼地澆灌
所有的花草，唯獨你

我不敢碰，我怕你會瘋長，
我怕你會漫山遍野地

開放，我怕你那淡淡的紫色
會一夜之間被染紅，

我怕你的鮮紅會永不褪去，
我怕你會喚醒所有枯萎的

花瓣，讓她們又重新飛舞在
淚眼迷茫的清晨。

2007.6.

六月，抵達

不了的岸

你發不出去的信
墨汁已乾

我摺成一隻隻小紙船
放進六月的海裡

那天晚上沒有回家的人
上船吧

我們去尋找自由女神之島
船上有醉生夢死的無數個我
牢獄中煎熬的無數個你

■馮冬

高架橋

灰色的大動脈騰空躍起
將死亡二氧化碳源源不斷地
輸入城市衰竭的心臟
鐵灰沾滿一扇扇窗戶
猶如原子彈炸過
大卡車駛出工廠
載滿可口可樂

我坐在公車窗前
車輪飛馳 喇地越過
面色土黃的交警頭頂
如同越過一具直立的屍體

2008年寄自山東

六月的風六月的浪
六月的星辰六月的光
十八年的旅途十八年的夢
仍然是
陌生如我遙遠如你

原以為看見藍色就看見了海
看見綠色就看見了岸
看見血泊就看見了曙光
看見曙光就看見了太陽
看見太陽女神就看見了希望
看見初夏就看見了六月
看見六月就看見你歸來的微笑
然而小島啊還是那麼遙遠
六月只是一首歌
歌裡有
陽光下苟且偷生的我
月光下編織夢想的你

2007.6.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非 馬 \$60.00 **支持**

■徐綠樹

蘋果

我帶著一只蘋果
行走在茂密的果園
一直走到人世間
陽光像率真的醉漢
小秋風漫步在空中
到處眼花繚亂五彩紛呈
蘋果的臉胭脂般的紅
能夠讓它看更廣大的世界
我覺得是我把它引來
我有手 有腳 有思想
有它不具備的一切
而它 除了一顆完整的心靈
赤裸裸地
簡單單地
一無所能

很多時候
我們總這樣自以為是
以為這個世界
沒有我們那將怎樣運行
我們隨意改變著
這個那個的命運
常常感到非凡得意
而蘋果只用簡明的心靈
直接到達世界內部的根
與它平等的對話長起來
也可以說它就是世界的心靈
它無需其他
它不用其他
就能到達所有的到達
在我沒來之前
這個世界的全部秘密
整個宇宙的一切定律
它一直是清清楚楚
我的作為
其實是愚蠢的多此一舉

若沒有我
其實它才是它
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存在
生老病死
都是徹底的天性法則
如風如雨
來去不叫生死
永恆就是它的主題
自然就是它的真理
而我卻想讓它跟我一樣地活
活成沉重的外殼複雜的內部
原來的真切越來越模糊
疲累 焦慮 寒冷 麻木
充滿疑懼又永不滿足
渴望真愛又追逐刺激
捉摸不定才叫聰明
慾望無窮便是鬥志
愁悵的臉
忙碌的腳步
成功的傲視
落魄的萎靡
富貴的豪奢
貧窮的嗟歎
其實都是為了一種目標的表情
我們也常常快樂在其中
為終於向前實現了某種價值
所以我們已回不去
一切便無法再回去
我們有我們的價值
有我們快樂的目的
讓生活都有自己的方式
讓生命都遵尋自己的心靈
到達真愛的內部
攝取陽光的溫度
就是最好

2008.2.16 廣東珠海

■劍熔

火車夜行

這條巨蟒
帶著風
在夜間穿行
眼裏射出光
讓城市，村莊，樹影，燈光
呆望

火車奔跑著
窗外的一切也在奔跑
人們不在乎這些
心長出翅膀
比火車還跑的快

火車，火車。夜行的火車
巨大的影子
牽著萬縷思緒奔跑

兩個影子

兩個影子
兩個巨大的釘子
釘在黑夜這堵
寬厚的牆上

星星和月亮
不吱聲
風調皮的跑來跑去
柳枝輕輕的揮了揮手

心的燈盞
在黑夜
照亮腳下的路

2008年寄陝西銅川

■伊沙

無題 1

一片雪花天上來
壓垮了大中國
神經狀的電網
電網狀的神經

無題 2

停水之日
家中的水龍頭
自那乾渴的喉嚨裏
發出啞啞的求救聲
像是一個啞巴
向我伸出了手……

別看我浮想聯翩
換作真人在面前
我又會視而不見

無題 3

嘴
記得
吻
是一份
濕濕的
涼涼的
靜

無題 4

罕見之冷冬
令公園的湖面
結成厚厚的一層
堅冰

冰是水長出的牙
咬住了幾條遊船
船的表情
像咬住了鉤的魚

湖面上有人溜著冰
拖船而過
像拖著自己忽然長出的
魚的尾巴

無題 5

(這是波黑戰爭中的畫面)

敵機在機場上空下蛋
炸飛了我們的飛機

敵機在民宅上空下蛋
炸飛了我們的軀體

敵機在教堂上空下蛋
炸飛了我們的上帝

敵機在墓地上空下蛋
炸飛了我們的祖先

敵機在圖書館上空下蛋
炸飛了我們的文明

敵機在博物館上空下蛋
炸飛了我們的記憶

(這是死難者的手寫出的詩)

無題 6

我懷揣詩集來到荷蘭
在鹿特丹那座二戰轟炸中
唯一倖存的教堂裏
我看到幾位老人

■王正軍

下雪了

天漸冥暗
無數雙巧手
悄悄給大地
縫製了
一床潔白的被子

大地戀在被窩裏
夢游四方

光陰

虛度一次
一片花瓣枯萎了
虛度兩次
兩片花瓣枯萎了
……

虛度一生
生命之花全部凋謝
2008年寄自山東濰坊

在此上帝的家中做客

圍坐在長桌邊
坐成梵古名畫〈吃土豆的人〉
品著咖啡侃侃而談

他們滿頭燃燒的白雪
滿面火焰的顏色
我對同行者——
一位來自臺灣的女詩人說：

“只有一點我敢肯定
他們因為有信仰
比我們更無懼死亡”

2008年寄自西安

■陳銘華

過海雲嶺

當年
山突然停下競賽
伸爪前探

水暖哩
這些人呀車呀
如今知不知

2005年9月1日越南會安

新月

剪紙一樣貼在天空

麥當勞有炸薯條
我有膽固醇
嫦娥是餌
我是魚
垂釣人是你麼

2006年12月4日洛城

白色恐怖

覆雪之下
死亡活著

死亡之下
你張開雙眼

白白白白
回家的必然
白內障的必然

2008年春節前

■仲彥

漁網

水的皮膚，焐熟四季的寒冷。
網啊，水上生活的苦難語言，一穗穗走成滄桑的農事。受傷的章節，在紅黃藍綠的歲月裏咬緊牙關，點點滴滴的是什麼？水的關節處開謝著世上最愛傷、淒豔的花朵，網啊，季節已經很冷了，你為何還在尋回家最近的路？

被生活一根根牽掛著，千辛萬苦的網，消瘦憔悴的鳥兒，哭過了，眼淚流乾了，季節裏漸漸枯黃了的皮膚，還在掙扎著，天天打出凝重的歌謠，在冷暖的人群裏，宣讀生命最後一聲，鮮亮的誓言。

漁火

永遠洶湧的生命激情，被命運打磨過的雙手點燃。一朵朵璀璨動情的火苗，這生存罅隙間艱難茁壯的舞蹈，情感河流上苦苦浮沉的音樂，照耀船家的生死愛恨。

猛洞河畔，又一茬生命成熟了。水上生長的金黃莊稼，花花綠綠的農事，從水的胸脯上流出醞釀乳香。

民情風俗的夜，展開五彩斑斕的翅膀，在甜甜的花絲中飛來飛去，採集歲月的蜜糖，釀造喜怒哀樂的渴望。漁火啊漁火，看見你流溢的生死愛戀，養大漁夫手上年年開放的朵朵繭花，我孤傲敏感的心靈，就跳蕩出熱情奔放的旺旺火苗。

水花

誰的吻，在故事的角落，在永沒回家的路途，綻放紅紅白白的渴望？渴望吐露芬芳的嘴唇，述說很久

■陽君

有什麼隨著雪一起融化了

有什麼隨著雪一起融化了
在春天邁步而來的時候
永不回還
而那永不回還的
卻是來自我身體之外的驚呼和
心中的一抹隱痛

有什麼隨著雪一起融化了
那不是落葉一樣的片片羽毛和
蕩漾在春天裏的顏色與形狀
須知那觸碰不得的潔白能夠容忍的
一定是緣定三生的滾燙 或者
逼近心靈的喘息 或者
雨季的匆匆
一生的泥濘

儘管
我已經失魂落魄
不再
奔騰

2008年寄自江蘇

了，終究沒能喚出愛情，包紮傷痛。

水啊，你憂傷淒美的一個個兒女深一脚淺一脚地在冷暖的世界，動情地哭。任憑你的母愛一直喊了很久很久，還喊不回來。

愛情的笑容還沒開，纖繩正閉著恩怨的眼睛，號子悲壯的表情寫在臉上，水花啊，你哀傷愁怨的腳步，你勞苦功高的航向，和詩一齊，和五穀一齊，哭過了，還要擦乾眼淚。

水花啊，季節已經很冷了，我此時正被無數眼淚凍住，划不動那艘，窄窄的一生。

2008年寄自湖南永順

■彭國全

不能出世與如此出世

一、墳 ——給台獨份子

被死亡糟蹋過，肚子
隆起。何其悲，何其哀

孕，胎死腹中好了
鬼，不得分娩

陽間
不容鬧鬼

二、虎鯊 ——側看台灣競選總統

題記：虎鯊胎生，一胎孕出三百小生命，但母體供應不起這麼多養份，唯任由它在弱肉強食中成長。母腹既是孕育生命的胎盤，也是死亡的墓穴。

虎鯊，水性
一索 孕成了三百生命

怎麼結風流作大的賬
哪有那麼多養份養胎

為存活須爭食，為爭出頭
胎中 自相殘殺

剩下最後兩個了
該是孿生的一對

不，要吃掉對方才夠氣力
出世

那些殘渣，血穢
留在母腹

頭伸到大海了，下半身卡著
還未消化掉二百九十九個亡魂

■曾廣健

富國島之旅詩系列

A * 渡輪上

離開迪石市上了船
富國島
茫茫海上
又逢人生的
浮沉

孫悟空又鬧水晶宮了嗎
船一直簸盪

風神肆虐
讓你漸漸體會其中

船長 掌穩舵
迎風破浪
越過

B * 珍珠

琳琅滿目
任君挑個滿意
有顆 200 美元
有顆才 20 美元
價格之差距
該買那一顆？
送給愛人的
生日

我想 不如把我的心
送給妳
質量來得
保證

C * 海灘戲水時

七美鮮活伴浴
綻開漣漪朵朵
閃爍你我

■文錦寧

人壽保險

這是
聰明，抑或
愚蠢的
投資？

賺到一筆錢時
卻必須先虧掉
一條命

2008.2 月寄自越南

她妳和我牽著一個
歡快

踏
浪
高
歌

D * 站在船頭上

天被覆蓋
波光鱗鱗
海連天天連海
陽光笑我不過是
滄海 一粟

曾經晾乾了的淚
烘焦了的心事
海風竟然撫平
我心房的每一個灰暗
角落
沐一身暢快
我飄飄 欲仙

只遺憾
愛人遠在
水一方

2007.11.12 於越南西堤

■ 星子

沙漠玫瑰

在非洲市場上，
它很便宜，50 分錢而已。
細沙和小石子凝聚在一起，
一個浪漫的名字乾枯在
鮮花不開的沙漠。

那兒生活
沒有春的痕跡。
我把它帶回，
用心澆注，
祈禱和希望，
唯獨發現——沙還是沙。
我淚如泉湧。

Desert Rose

It is cheap,
50 cents in an African Market,
sand and tiny stones congregate,
with a romantic name dried in the
desert
where flowers are rare

life there
has no trace of spring;
I bring it back
and water it with my heart,
pray and hope.
only to find ——
sand is sand,
it hones streams of tears.

根 雕

這棵樹在鋸聲中倒下，
不久就要連根拔起。
經一雙精巧的手慢慢雕鑿，
它重現地底下的蒼虬。

將死卻益發剛勁的枝，
逃過了無數次雷擊；
如今休憩於人們的頂禮，
凝成美和生命的定格。

轉身，我們捂緊被凍土
層層包裹的心，
一次次移植，
不為人觸摸的滄桑。

Root Carving

This tree falls
in echoes of the saw.
Roots are pulled up roughly.
Dedicated hands
chisel them until
historical strength appears.

Those dying, once resilient limbs
survived many flashes of lightning.
Our sympathetic eyes frame them
as a symbol of beauty and life.

Turn around,
we cuddle ourselves –
In layers of cold soil,
transplant our roots to another,
the hardship beyond anyone's touch.

◎ 星子

荷 香

四月的暖陽下
絲絲荷香

這一定是來自某個蓮塘
潔淨的花瓣在晃……

風 沒有染上潮濕
而是將樟樹葉 灑落在腳下

荷香點點
不是迎面而來的姑娘

Lotus fragrance

Lotus scents
under the April warm sun

It must be from one lotus pond
pure white petals sway ...

the wind does not catch moist
it sprinkles leaves of an camphor tree
under the foot

lotus scents spread
they are not from the girls coming
opposite

成 熟

樹之成熟 不是在挺拔的高山
也不是棲息在靜謐的庭園

駝著背

迎著苦澀的風

無法伸長執著的手
去攀附高山
卻結生出展開翅膀的果
飛的更遠

一場雨 是女人枝頭上的淚
滿頭霜 是老人枯葉上的撫慰

成熟在小巷的深處
斜撐著
面向陽光……

Maturity

To a tree, maturity
is not standing
on a tall and straight mountain
nor resting on a quiet garden yard.

Bending its bole,
it greets bitter winds

Unable to extend its arms
to climb the mountain,
Still it yields fruits
that could fly afar
with outspread wings

A shower of rain
is tears from the female tree
a head full of frost
is comfort from senior's withered
leaves

Deep in an alleyway,
maturity bends forward
and faces sunlight...

靈與肉 王屏 作 秀陶 譯

直到 23 歲我還是處女。而後我總是同時有一個以上的愛人，秘密地。

在中國可以合法地在店舖內領得免費的避孕套及藥丸；看春宮影碟則被判死刑。

當母親給我她為我縫製的第一付奶罩時，我羞愧地大叫著衝出門去。她把那奶罩鉸成碎片，因為太小她不能戴。

八百年來女子們纏出的小腳中國男人認為是又美又性感。與三寸金蓮比起來，奶子同屁股都不算什麼。他們要不是瘋子便是鼻子有問題。我祖母日夜纏著幾層裹腳布的腳聞起來像臭魚。

肛門中國話叫屁眼 (eye of the fart)

一個 25 歲的單身中國女人為她的父母耽心，一個 28 歲的單身女人為她的朋友、同事耽心，一個 30 歲的單身女人替她的老闆耽心，一個 35 歲的單身女人叫人可憐，大家當她是性變態。

最強力罵人的話是：操你媽，操你奶奶，操你十八代的祖奶奶。

有一天我爸問我媽你的小公雞大得可以“跳”了吧，意思是可以交配了吧。沒等媽回答我插嘴說：“能，我見他跳上雞房頂上了。”那年我十歲。

女人叫月經“老鬼”，科學書叫“月經期”，有教養的人說“月光溢渠”。

我的第一個愛人在開了我的苞之後，發誓要在美國娶我。他那時已有兩個孩子，一個不識字的婆婆，而不敢去公安局辦離婚，他帶我去見他入了美籍，住在北京飯店的老表，要老表擔保他去美國，但他老表卻擔保了我。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在這兒，而他卻回去了他老婆那裡，而且還在罵我。

農人叫老婆作“我家裡的那個”，中國文人叫老婆及姨太太作“金屋之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夫妻相互叫“愛人”。

祖母百說不厭的一個故事是指一個貪心的人受罰，出門走動時腦門上掛著一個雞巴。

我們不說相愛或跌入愛河 (Fall in love) 我們說談戀愛 (Talk love)。

我離家時父親說 25 歲之前千萬別談戀愛。我沒聽他的。而我第一個愛人是個已婚的懦夫。我第一次婚姻維持了一個星期，我丈夫睡過我一次，從此不見。

譯後：

1957 年出生於上海之女詩人，1985 年來美，有小說《洋鬼子》(Foreign Devil, 1996) 及詩集《靈與肉》(Of Flesh And Spirit, 1998) 出版，《新大陸》曾登載過其作品。此篇譯自 David Lehman 所編之《Great American Prose Poems》。

到老、談老

◎向明

人要老，老要來，真是躲都沒法躲，閃也閃不掉。而且，來得之快，好像剛剛還在早上作運動，怎麼一下子就癱在黃昏的床上起不來。我從五十來歲就在老裡老氣的與老作周旋，那時看到周遭一個個都老態畢露，各種醜像都因老而蹦了出來，心裡很不是滋味，便以“以老賣老”的口氣，寫了一首詩〈賣老〉，連自己把老人臭罵了一頓：

強者你的名字叫做老人

老人絕對不會拒絕成為一切偉大和不朽的可能

常常因乾瘦而簇擁在一堆癡肥的前面
常常因位重而抬舉在鴻毛泰山的前面
常常因我執而透明在貪瞋癡怨的前面
常常因耳背而無助在讚歌頌詩的前面
常常因呆滯而厭棄在蒼蠅老鼠的前面
常常因蹣跚而追趕在噓聲咒罵的前面
常常因未嘗盡世間一切甜蜜，而猶張著大嘴

等在死神的前面

不幸現在的我也快和他們一起

混跡在一切可能又可憐的前面或後面

從前說“弱者，你的名字叫做女人”，一句話激起了後來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者，現在我譏諷老人是“強者”，照說也應該有點反彈，打槓子，吹哨子都可以。誰知道直到現在連一個老人最常放的臭屁也沒聞到。可見老人都“強”不起來了。不論恭維或損他，耳朵早已重聽，那管他男人女人。隱地看到過世前的劉枋大姐，說她瘦弱得像剃了頭髮的小老頭。而他在開會時看到頭髮眉毛全白，瘦小的余光中教授，卻又覺得他萎縮得像個小女人。人老了真是可憐，連性別都會變調。

沒有人會承認自己已老或者老之將至，這大概是人之常情。我在一首詩中對妻發現我頭上的白髮驚為“秋後葦花的

變局”，曾斥責她說“那有這種糗事／現正彈足糧豐／未經一戰／怎可擅自／就把白旗挑出”。那時我已五十來歲，尚且信心滿滿，何況年輕人，當然更不肯對歲月認輸。但有一個年輕詩人唐果，大概是過於早熟，居然寫了一首詩〈我說我老了〉。不怕你不相信，她在詩中還舉證歷歷，硬說老己上身，詩中說：

我說我老了，你們笑話我

論年紀，你們稍長，我自自有道理

據說男人老了撒尿敲腰

尿液像雨停後的屋簷水

我的老也不完全表現在皺紋的多寡上

去年我的睡眠是垂直順暢的線條

今年變成打著很多結隨風飄盪的繩索

這首七行小詩把老的癡候形象化得惟妙惟肖，令人叫絕，我而今的情況大抵如此。不過我仍未覺得這便是老，總把它當作一部機器使用過久之後的常有現象。我的老妻也從不覺我老，她總是在叮嚀我這個那個之後，加上一句：“我這是為你將來老了好！”看吧！我的“老”尙是“未來式”。

今年八月初，我應邀到青海湖去參加“國際詩歌節”。到達那海拔四千五百多公尺的青藏高原上，從美國去的老友非馬見到我劈頭就問：“你不是剛過八十歲的生日嗎？怎麼也敢到這空氣稀薄的地方來？”我把兩手一攤，學著雷根總統的口氣說：“Why not！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嗎？”他笑著說：“等著瞧吧，過兩天再說。”節目排得很緊，幾天來除了論文發表，詩朗誦，還就近參觀罕見的丹霞地貌和日月山，最終還到最高點青海湖去享受世界上最無污染的碧海藍天。我和老妻跟著來自三十二個國家的詩人一樣忙上忙下，沒有一點異樣。來自斯洛伐克的老友漢學家馬里安·高利克頂著滿頭白髮，自以為年紀最長，他操著帶洋腔的北京話（他是早年北大留學生）喊我老弟，我說：“慢著。你多大？”他說：“都七十五啦！”我說：“抱歉，我今年八十初度，比你癡長五歲。”他不信看著我，旁邊的人也吃了一驚。有人問我有什麼養生之道，看起來還這麼年輕？老妻在一旁多嘴

說，他呀吃得少，又不愛運動，整天就守在電腦旁，寫呀寫個不停。這時旁邊一位從東北來的年輕詩人插進來說：“我在去年耶誕節晚上的網路對談時就和向明老師空中對過話了，那麼晚圍著來自全國各地的詩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向明老師——從容作答，筆下一點也沒倦態，我還以為他一定年輕才撐得住。”

我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是這麼個“老怪物”，不過我唸幾段詩給你們聽，可能會透露一點風聲。於是我说：

一

誰才能穩住一汪大海呢？

心呵！拜託你
你就自製點吧。

二

處在眾聲喧嘩中
越來越不願往自己身上
再貼金鑲銀

一個泥塑的菩薩
在疏落的香煙中
珍視自己的
一世清貧

三

真願變成一隻蛹
一輩子成不了蝶
也無所謂

祇要

藏在沒有花粉熱的
繭居中

四

不再計較
白天的激化，夜晚的對立
春寒的蝕骨、夏日的驚暴
秋決的恐怖、冬夜的濕冷

一切都交微笑去淡化

一切都待詩

去反芻、去消瘦、去沒入

唸完後，我說這四段“零碎詩”不過是我“自製”，“自足”，“自閉”和“自清”的表達而已，像這樣的雲淡風輕心境，時間自然難在我臉上心裡劃上幾道皺紋。（2007/9/9）

論意象思維

◎馬立鞭

——新詩創作中一個亟待解決的認識問題

是的，文學須“從形象出發”，而不能“從概念出發”，屠格涅夫的切身感受早已是東西方論家的共識，也不必諱言源於別林斯基的“詩是寓形象的思維”，即我們時下流行的“詩要用形象思維”，譯介到我國以後，確也曾熱鬧了一陣子。然則，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形象”一詞，在我國，雖說在兩漢時期即已出現，卻一直未曾進入古文論、古詩論、古畫論的殿堂。很長一段時期，它的使用範圍正如《辭海》這一辭條第一義項所解釋的，大體上只侷限於對事物狀貌的描述。《辭海》舉的例子也就是《三國志》上的那句話：“寧少喪母，不識形象。”

因為，自兩漢後，南北朝畫家顧愷之論畫即已提出“以形寫神”與“傳神寫照”之說，接著鐘嶸《詩品》也以“巧構形似之言”論詩。這樣，在我國古文論、古詩論、古畫論裏，比“形象”一詞表現力更豐富的形神論，遂漸次取“形象”而代之。

這在詩，人們的熱門話題也是與形神論更貼近的“意象論”而不是“形象說”。

早在先秦時期，《周易》即已有“觀物取象”“立象盡意”之說。至明，以意象論詩，更盛極一時。王廷相《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夫詩貴意象透瑩。”他的同時代人陸時雍也說：“詩之可觀者，意象之間而已。”（《詩鏡總論》）至於宋代，由東坡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所引起的形似與神似之爭，波及面就更大。其實，東坡也並非否定“形似”，而只是更強調妙在形似之外的“神似”。眾所周知，我國古畫論也向來不以形象刻畫的可以“亂真”為上品，而以“離形得似”，亦即以不似似之為極致。

所以，形象與意象，雖一字之差，其間深淺，天壤有別，不能不辨。

下面，我們就從形象與意象這兩個詞自身的結構特點，亦即它們的組詞方式談起，因為這直接涉及到它們自身的“能量”問題。

一目了然，與碩大、美麗等詞的組合方式一樣，“形象”一詞，乃是同義或近義（我國古代也有“在天為形，在地為象”的說法）組合。“形”即是“象”，“象”即是“形”。都是指事物外部的形狀相貌而言。它們所表現的，亦即其“能量”所及，只侷限於事物的直觀可感性，或曰能見度，亦即“語語都在目前”的問題。而“意象”一詞就不同了。它的組合既基於心物統一的美學觀，即“意”指心靈世界；“象”指外物世界。同時，從虛實角度看，它更是一種能給詩帶來無窮魅力的“虛實結構”。即“意”為虛；“象”為實。而單就“象”而言，也又有既可“目接”（即實象），又有“神遇”（即虛象）之別。所以明屠龍《由拳集》說：“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並行錯發，何可端倪？”清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也說：“生變之訣，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八字盡矣。”至於金聖歎批《水滸傳》時所說的：“須知文到入妙處，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其實，詩尤其如此。

如果以上只是從形象與意象詞自身的組合方式與特點管窺它們的深淺；那麼，再從詩的“當行”“本色”角度看，它們的高下之分，就更顯而易見。

須知，詩不是生活的簡單化記錄，也不是事物狀貌的形象化複寫。詩是更強調內質美的藝術，象外之旨，味外之味，言外之意的捕捉與把握，才是詩的技巧的最大秘密。

須知，所謂“形象思維”，其實也只是劃清了文學與科學的界限，或者說劃清了詩與一般議論文章的界限；而遠非詩與絕妙好詩的分水嶺。

須知，詩是講“妙語”，講別趣美，

講“言在此而意在彼”，講“以有限寓無限”的藝術。這樣，以“無”為美，正是詩的技巧的高妙所在。換言之，有時詩人可以什麼也不說，而只拋給讀者一個大問號。所謂詩尾設問是中國古代詩人的高高手腕，正對此而言。這一點，李白〈怨情〉已開其端：“美人捲珠簾，深坐嚬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近讀當代伊朗詩人阿巴斯的短詩〈越想越不明白〉（譯者：李宏宇），其藝術手法，也與李白〈怨情〉如出一轍：

越想
越不明白
雪為何那麼白

越想
越不明白
為何
蜘蛛的作品裏
有如此的秩序和威嚴

越想
越不明白
母親對孩子
愛的理由

越想
越不明白
狗兒憑什麼如此忠誠

越想
越不明白
為何一無所獲者手上儘是老繭

你看，全詩五小節，每節皆以“越想／越不明白”為排比修辭的“提挈語”，前面四個“大問號”（亦即意象）依次是：“雪為何那麼白？”“為何／蜘蛛的作品裏／有如此的秩序和威嚴？”“母親對孩子／愛的理由？”“狗兒為何如此忠誠？”只在結尾小節，才提出詩的題旨，亦即詩的打擊力所在的三行：“越想／越不明白／為何一無所獲者

手上儘是老繭？”然則，究竟爲什麼？也是“不說破”，欲言又止，一切由讀者思而得之。

還須明白，意象論的提出，也同時揭示了詩的基本結構的雙層性質，即內意與外象的“妙合”。須得弄明白的更在：詩的內意寄託，貴隱藏，貴暗示，貴“不說破”，貴欲言又止，欲說還休。詩的所以貴含蓄，忌直露，理論根據在此。而詩的外象刻畫，則貴曲肖，貴“不隔”，貴“語語都在目前”。這兩者的關係不能顛倒，即意直白而象卻雲裏霧裏，不知所云。我們平日讀詩，看到的其實乃是詩的有字處的“外象”；而詩的旨趣，即內意寄託，則隱藏在詞語之外，亦即無字處，不具備一定鑒賞力的讀者是“看不到的”。寫詩難讀詩也不易的原因也在此。所以司馬光說：“古人爲詩，貴在意在言外，使之思而得之。”（《溫公續詩話》）應該說，這乃是中國傳統詩詞的最大特點與優點所在。不僅此也，從前面所舉伊朗詩人阿巴斯的〈越想，越不明白〉來看，外國詩之入妙者，也多半不逾此規。這樣，前面說了，如果詩人但知狀物，不知寄託，就叫不得要領。從詩的結構的雙層次觀點看，充其量也只能說完成詩的全部工作的“一半”，還有更重要的另一半尚未沾邊。所以，詩的內意寄託的暗示性（亦即“不說破”），與詩的外象刻畫的“語語都在目前”，善詩者當能一手兼之。

其實，詩的這一技巧秘密，或者說詩的理想境界，千多年前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早就揭示。這就是他在“隱秀篇”裏說的“情在詞外，狀溢目前”八字。原話是：“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按此言今本所無，語見張戒《歲寒堂詩話》）後來宋梅堯臣把此言的語序顛倒了一下，又增添了幾個字，叫：“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就更加啓人心智。從詩學意象論觀點觀之，梅氏這前半句：“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已把詩的外象刻畫的具體要求，說得明明白白。不用說，這“景”（景象）也包括物象與事象。爾後宋包恢所說的“狀物則物態宛

然，狀事則事情昭然”，清施補華所說的“寫景須曲肖此景”，也都是一個意思。即都是對詩的外象刻畫的技巧要求，不能寫此景而竟非此景，詠此物而竟非此物。至於梅氏這話的後半句，則顯然是對詩的內意寄託貴隱藏、貴暗示與“不說破”的強調。而梅氏此十八字（語見歐陽修《六一詩話》）所以被後學者奉爲圭臬，即因爲此十八字，雖不見意象二字，卻已把意象詩的要領與要妙，概括和表述得一清二楚。顯然，它們蘊含的技巧資訊，已遠遠非“形象化”三字所能囊括。

這樣，一題到手，雖然對吟詠物件的狀貌刻畫也是詩的外象把握所需要，但善詩者卻又應力避只停留在事物外部狀貌、性能乃至用途之類的泛泛的，亦即人人皆可見、皆可云的歌吟；而應把著眼點與著力點，放在對物外之趣與題外之神的捕捉上，亦即須在一般人看不到，惟有慧眼獨具的詩人才能一眼瞥見的內意寄託上下功夫。不用說，這就考驗著詩人的眼力與藝術本領。所以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詩話》說：“詠物詩題外取神最妙，亦最難。”

舉例來說，在環保意識尚未普及，或壓根兒未被提上議事日程的地區，人們往河裏亂丟什物，尋常事也。而懂得“意象呈現是詩歌藝術表現的本質”（鄒建軍《意象詩論》）的西部詩人刁永泉，即據此構想了一首以保護母親河爲題旨的水準不低的二行詩〈水問〉：“河：你爲什麼這樣渾濁？／河：因爲我在人間走了很久。”這“因爲我在人間走了很久”真是一語勝千百語，它不僅把有些人往河裏亂丟髒物，甚至可以說把“人間”的一切罪惡勾當也已包括無餘。詩的深度，亦即意象的深邃感也正於此見之。這由讀者思而得之的深邃感，也就是此詩的物外之“趣”與題外之“神”。

再如火車進站時往往汽笛拉得更響，人們也往往見慣不驚。因爲也無非是爲了安全，讓站上的人能及時避讓。但這也給專寫“二句頭”的蘇州詩人馬君偉提供了一個好題材。因爲詩人立即意識了它背後隱含的一種“理趣”。這樣，

一首總題爲〈求是篇〉，以“不要爲表面現象所迷惑”爲內意寄託，以“火車進站時叫得最響／然而它正準備停下來”爲外象刻畫的言淺意不淺的二行詩也就唾手而得。

我想，以上我們對〈水問〉與〈求是篇〉兩詩的剖析是求實的，並無任意拔高主題之嫌。因爲在這兩首詩的意與象之間，既相應相契，又出之自然，無絲毫生拉活扯和捕風捉影之弊。

同樣，下面這些小小詩，它們的構思之妙，也都可作如上的剖析。它們是：“不是腿越多的桌子越穩當。”（魯行〈桌子〉）“蝴蝶最忌人家提起她曾是毛毛蟲的那段歷史。”（魯行〈蝴蝶〉）“夢裏走了許多路／醒來還是在床上”。（艾青〈無題〉）“向日葵總是仰望著太陽／但它的心中並沒有愛”。（馮異〈新月小集〉）“珠穆朗瑪注視新的山峰／每天生長自己的高度”。（王爾碑〈遐想錄〉）“再輝煌的旗幟下／也有陰影。”（劉德亮〈沉思集〉）“野草總認爲／莊稼在妨礙它的生長”。（陸偉然〈野草〉）“純樸的泉水悄悄地流著／它不知道自己就是大江之源。”（劉征〈海濤篇〉）“不管怎麼看我／那潔白的荷花／的確是我捧出來的”。（譚朝春〈淤泥自語〉）“皇冠戴在笨蛋頭上／笨蛋就成了帝王／但博士帽戴在笨蛋頭上／笨蛋還是笨蛋。”（張學夢〈格言與蠢話〉）等等。

顯而易見，這些詩之所以稱妙，可以說，也都完全可以作如上的剖析。即他們的內意寄託，都未直接說破。都深藏淺露的文字背後，不是一眼可以望穿。而與之相應相契的外象刻畫，又都貼切傳神，絕非詠此物而竟不是此物，詠此題而竟非此題。換言之，它們都深得“意的暗示”與“象的契合”的要領與要妙，不是那些只是對事物的狀貌、功能、用途等外部特徵作泛泛的形容抒寫的浮光掠影之作可比。

不用說，詩的內意寄託的現實針對性愈強，詩的可讀性與震撼力也愈大。溫文茂獨行詩〈筷子〉：“有的合同是用你簽成的。”雖只一行，它對當前不正之風的嘲諷可謂一針見血。再如方家溪

小 引

陳銘華先生是北美重要詩人。1956年12月生於越南嘉定，1979年定居於美國洛杉磯。1990年偕詩友創辦北美唯一的在華文詩壇具有世界影響的現代詩雙月刊《新大陸》，兼任主編。他中學時代大約十六歲時就涉足詩壇，發表了第一首詩。著有詩集《河傳》、《童話世界》、《春天的遊戲》、《我的複製品》等多種。

我對他的詩作未能作系統研究，這裏只想談談讀他的自由詩時偶爾想到的一些零散看法。

一、聯想：剪紙藝術

讀陳銘華的自由詩時我想起了陸游的詩句：

詩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來。

并刀是指并州產的剪刀，以鋒利著稱。由此我聯想到曾經見過的剪紙藝人，他們只消嚙嚙幾剪子，一幅惟妙惟肖的形象就會呈現在你眼前。我覺得銘華先生寫自由詩也是這樣：選定切入口之後，只消三言兩語一兩個意象便可以把瞬間所想到所看到的繁複的事物生動地呈現在你面前。他的詩情之快捷，觀察之敏銳，手法之簡樸，跟剪紙藝術頗為相似。

我想通過幾首詩簡短地說說我的想法。

二、〈酒泉夜雪〉

果然
我們的火車趕不上
霍大將軍的快馬
抵站時 雪落
酒已成泉

的三行詩〈動物歌詠賽〉寫道：“受到普遍讚譽的是百靈／得獎名次卻是青蛙、蟬、百靈／原來七個評委中五個是青蛙”。它對當前各類評獎的規格愈來愈高，而公正性則愈來愈差的揶揄也令人捧腹。皆是其例。

或曰，詩非一法，固然不少詩以象外旨、味外味、言外意的隱藏增添人們的審美樂趣；但也有些詩只是因造語的常出人意想之外，亦即以想像力的超常發揮令人傾倒。如聖野的〈芝麻篇〉：“在窗縫裏，我聽到風／也在格格地笑／風也怕癢嗎？”如魏良才的〈春風〉：“柳絲上／蕩一陣秋千後／又去吻桃花”。如黃將的〈夏日午後〉：“慵懶的籐椅躺在樹蔭裏／乘涼／蒲扇打著瞌睡／歪在一旁”。如蔡培國的〈野餐〉：“不在乎吃什麼美味／只是／嚼一嚼陽光”。

是的，詩自古分言情與言意兩派。情貴真，意貴深。對這兩種不同質與審美要求的詩，不用說不能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一般說來，“以意為主”的詩，因為著重表現的是意趣美與理趣美，所以除了題旨開拓的別開生面，更常以暗示美，亦即以象外旨、味外味、言外意的隱藏為深度。而著意表現真趣、天趣、情趣的詩，則顯然又以想像為“趣”，以“無”為美。風也怕癢嗎？會蕩秋千嗎？陽光能嚼嗎？都只能是情之所有，卻是事之所“無”。所以我在最近發表的〈微型小詩的虛與實〉（見2006年夏季號臺灣《葡萄園》詩刊）一文中說：“在虛實用筆上，微型小詩之入妙者，或以想像為趣，或以暗示為美，二者必居其一。”“若既無言外意，味外味可嚼，又無超卓的想像力的發揮，而‘只是一般說將去’（朱熹語）就必會流於平庸，徒具詩的形式而已。”

有云，寫詩一要靠才氣，二須有靈氣。臺灣著名詩人洛夫詩立足於感悟，著眼於新奇。他談到詩家造語時曾說，詩的語言最好能做到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樸字見色。前面所舉四詩以想像為趣，以“無”為

美的小小詩的造語之妙，庶幾近之。總之，或以象外旨、味外味、言外意的隱藏，亦即以暗示美征服讀者；或者，以想像為趣，使人心折。換言之，詩欲進入妙境，必須把自己的詩學觀，由形象論提升到意象論的高度。乃是當前新詩創作亟待認真真解決的認識問題。意高則高，意俗則俗。斷無藝識不高，而能創作出具有恆久不衰的藝術作品的。

前面，我們已經具體剖析過刁永泉與馬君偉的兩首水準不低的小小詩，應該說，對什麼是詩的意象鑄造的要領與要妙，已經有了一個大體上的瞭解。而我們之所以只以小小詩的創作為例，主要是為了節省篇幅，不使文章拉得過長。因為“麻雀雖小，肝膽俱全。”須得詩的全部神韻的一行詩與二行詩，其入妙之作，它們與行數一般在十行以上的小詩與短詩，在詩的意象鑄造的要領與要妙的把握上，原無二致。

不必諱言，也有論者，在闡釋詩的形象美時，這樣寫道：“詩中物的形象，常常就是詩人的思想、感情和品格的化身，是自然物的人格化，是詩人主觀情思的“對象化”，是“物”與“人”的美化。”（謝文利〈詩歌美學〉）舉的例子就是于謙的〈石灰吟〉，鄭板橋的題畫詩〈竹石〉，以及“將軍本色是詩人”的陳毅的〈青松〉詩：“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認為陳毅將軍這首詩，“立意超拔，別有氣韻”。殊不知，這種“物我同構”，“不知何者為物，何者為我”，亦即二者妙合無垠的詩美把握；這種心物兩契，形神兼備的詩的審美時空創造已非形象而是意象。古詩名篇中如曹植的〈七步詩〉，柳宗元的〈江雪〉，陸游的〈示兒〉，馬致遠的〈秋思〉等等，皆可作如是觀。不用說，詩中物象，也可以是景象或事象。

完稿於2008年1月20日山城

五行二十六個字，刻劃出了詩人乘車到達酒泉時的瞬間感受。第一句用一個“果然”引出了詩人到達酒泉的第一印象：他可能在這裏首先看到了霍去病的雕像——霍去病曾在這裏把漢武帝賞賜給他的慶功美酒倒在泉水裏同將士分享——說這是酒泉地名的由來。第二句點出了到達的地點和當時的天氣，並巧妙地借用酒泉這一地名的另一由來（書稱酒泉“城下有泉，其水若酒”）點出到酒泉以後受到的熱情款待。寥寥數語，但容量頗大，就像富有感染力的音符響過之後，激起你浮想聯翩。

三、〈漢陽陵紀事〉

你半跪著伸出
溫婉的雙手
沏茶還是斟酒

我越挨越近
直到額角冰涼生痛
才驚覺
我們離文景之治
畢竟還隔著一層玻璃

這裏寫的是詩人參觀漢陽陵博物院（或漢陽陵考古陳列館）的情景。漢陽陵是漢景帝劉啓和他的皇后王氏同塋異穴的合葬陵園。這裏有很多禮制建築，除了帝陵以外，還有后陵，陪葬坑，刑徒墓地，陵廟等。佔地約12平方公里。展出的大量文物，異彩紛呈，琳琅滿目，詩人只選了一個女俑外加一層玻璃，就把參觀博物院的場景寫出來了。沈浸在神遊之中，直到冰涼的玻璃的提醒才使他回到了現實。也正是這層玻璃點出了詩人是在參觀。一個“文景之治”既點出了參觀的地點——漢景帝之陵園，又點出了參觀的內容和感想。言近旨遠，手法簡潔，令人歎為觀止！

四、〈秦淮河五行〉

烏衣巷口毛澤東題了一首劉禹錫的詩
從巷這頭行到巷那頭撞見李香君故居
朱雀橋邊麥當勞和肯德基笑得很曖昧
小船繞過狀元樓專治性病的大字廣告
夜泊的酒家赫然就在夫子廟出口一隅

秦淮河是一條很長的河，流經南京市內的只是它的一段。而在這一段裏最有名的地方大概就是夫子廟一帶了。劉禹錫的〈烏衣巷〉和杜牧的〈泊秦淮〉寫的都是這裏。一代名妓李香君的故居也在這裏。名勝古蹟和麥當勞肯德基，毛澤東題詩和性病廣告，古代和現代，文雅和粗俗，紛然雜陳，詩人並沒有說什麼，只是把他看到的這些景觀擺到我們面前，就使我們看到了現代中國文化在洶湧澎湃的市場大潮的衝擊下遭受的尷尬命運。詩人的憂慮溢於言表。這大概就是俗話說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吧。

另外，中國詩，不管是新詩還是古詩，一般都是四行或者八行，而這首詩卻只有五行，而且這五行之間還沒有明顯的邏輯聯繫：這種別具匠心的乖戾反常的修辭手法，進一步加強了這首詩的內容給讀者造成的當地景象混亂無序的感受。

五、寄語繆斯

精煉，形象，自然。這就是銘華先生的詩給我的總的印象。

讀銘華先生的詩，真如陶淵明所說，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

但是也有讀不懂的時候。

於是我就悟出了一個讀詩的道理：

——如果說，寫詩需要想像力的話，那麼，讀詩也需要想像力。讀者需要用自己的想像力補充詩人沒有說出的話。另外，讀者也需要想像力來理解詩人的意象。如果你不能跟上詩人想像的步伐，那你就讀不懂詩人的詩。讀銘華先生的詩尤其如此：他的意象過於瑰異突兀，而又缺乏必要的鋪陳，有時容易使一般讀者的想像力望塵莫及。

舉一個例子：

巧克力說

雪在峰上
蜂在聖誕樹上
滑鼠在液晶熒屏上
啃齧 這高密度的名字
在一盒精裝的名字上

開一朵形而上的花

說實在的，在這裏我的想像力就無論如何也未能跟上詩人的想像力。也許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少，因此我想，假如銘華先生的繆斯肯更多地眷顧一下讀者的接受程度的話，他的知音一定會更多。

六、“他山之石”

銘華的自由詩有這樣一些特點：以短小的篇幅抒寫即時的所見所想，古代和現代，幻想和現實隨意交織，汪洋恣肆，有時只是簡單羅列一些景物（看似簡單，其實也是經過詩人精心挑選的）。不像傳統的詩圍繞一個中心按部就班地講一件事情或一種感情。沒有通常我們理解的詩的格律（節奏，押韻），像散文，不事雕琢（看上去是“不事雕琢”，其實詩人在語言的運用上並沒有少下功夫），但勝似雕琢：以自然取勝。這是一種嶄新的詩——起碼在我讀過的古詩和新詩裏沒有見過類似的寫法。他的寫法跟美國詩人龐德所代表的意象派頗為相近——原因可能是兩人都借鑒了中國古典詩的表現手法。雖然我不想用意象派這樣一個名詞概括銘華先生詩的特點，因為銘華先生的詩手法多樣，並不囿於某一個流派。但我猜想，意象派也可能曾經在某一時期充當過銘華先生的“他山之石”。不管怎麼說，我相信，瞭解了意象派的寫詩特點以後對理解銘華先生的自由詩是有幫助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意象派詩也可以被看作是我們理解銘華先生詩藝的“他山之石”。

杜風人詩話



在寫給北京的山東好漢王耀東詩人一函中末段的“偷詩”二字，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偷詩？當時無言以對，因天生語塞，只好以李白的“山中對俗人”一笑對答之。

今夜，孤獨漂島中，酒過三巡之後，用飄飄然的醉筆斟酌上奏風月。俗稱偷書者為雅賊，而偷詩者醉翁之意稱之為妙賊！歷史第一個被“判刑”的偷詩妙賊金聖嘆也，他的一生也是一首孤絕妙詩，他在批註“唐詩六百首”中，每遇一佳句即批一妙字，極佳則批二妙字。這不是有證有據的偷詩妙賊嗎？連臨刑前的最後一首絕唱——附在他兒子耳邊細聲耳語：“豆腐乾與落花生慢慢嚼，會嚼出火腿的味道”。敢問古今風流人物有誰的最後遺言仍教世人後代下酒物的心得訣竅？可見偷詩妙賊金聖嘆瀟灑豁達的酒胸懷！

韓愈評柳宗元詩，寫下“雄深雅健”四個字，當深入閱讀韓愈詩時，在無痕無跡不知不覺之間，你會發現上述四個字的影子。故韓愈不但會偷詩還會偷影子的妙賊高手。北宋八大家另一妙賊高手，他不但會偷詩更會偷心。專與歷史上最著名的潔癖米芾大畫家抬槓的王安石，亦係歷史上最著名的髒癖，他多少個月才洗一次澡，去問北宋別問我。我是看過他被貶杭州在山邊寫的詩，其中兩句：“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蠶耕”，並列為孤獨島的心靈座右銘。試問中華經典美學的源頭活水真情樸素良知雄健貴族純粹的古人心，北宋掉鬮縱橫的風流人物王安石只是稍知而已嗎？從“稍知”二字，更體會出王安石謙謙君子的磊落胸襟，你說，王安石會不會偷古人心？

放眼當下，恆河沙數的詩人，天文數字的詩篇，網上一個“徵詩”，兩千多詩人八千里路，一萬多詩篇雲和月，滾滾紅塵逐鹿中原，敢問神州詩神，要花多少寸陰，如何箇評選法？不能登《唐詩三百首》大雅殿堂落選的李賀，該不該浮一大白，學一學追求快速一夕成名的現代時尚？用經濟學治藝術文學，以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於是，速食麵詩、快餐詩等，各種各

樣的包裝推銷術，百花齊放競逐爭妍。名牌包裝，金錢包裝，學位包裝等。攀附名家推銷自己，名家則靠西瓜效應。互捧互吹，互相傾軋，年年忙著參加學會筆會，忙著拉扯關係，忙著出書，或學到一點皮毛就忙著到處評詩論詩，不擇手段地達到目的：讓人知道他懂詩，稱他一聲詩人，乞討編者登他的詩。是不是詩由作品說話，現代的中國人要用“中華筆”寫新詩，詩有詩的語言，不要寫散文的分行。面對美式英語的全球化，余光中大師的憂心：“如何西學為用而不廢中體，該是華夏子孫要迎戰的考題。至少李白與韓愈沒有這種困境。啊不，李白也要聽胡語的，韓愈也不要面對佛骨嗎？”（意思是說他們也懂外語外文），北京的王耀東詩人更憾喚：“要保持一種警惕，不要化掉了自己，一定不能使中國的新詩變成了不倫不類的翻譯詩”。好欣賞新大陸詩刊的編輯筆記：“編者不相信一個內心污穢、奴顏婢膝的作者能寫出一首高風亮節的詩來”。

現代哪裡有人會笨到冰凍時光冷靜反思豁開胸懷去虛心學習偷詩，排除異己，追求知名度都來不及呢。自卑變自大，一看到人家的好詩就嫉恨。殊不知古今中外真實的名家都是偷詩妙賊的高手，偷詩不易啊！首先要有藝術的胸懷（先天恩賜的），其次要有謙遜的人格品質（後天學養的）。每看到一首好詩，不但不會嫉恨，而會愛恨交加，再三閱讀愛不釋手，恨不能佔為己有。文場如戰場，不能佔有就偷，且要偷箇乾淨利落。不能失手，不留痕蹟證據，不留破綻線索，神不知鬼不覺，鬼斧神工地將別人的醇酒加上金聖嘆的下酒物，咀嚼斟酌之後，緩緩嚥下九腸，後勁蒸發消化之後，貯蓄於私有化心靈風月的智囊庫。並將庫存的繆思賊物出神入化地加工創製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品牌，才是神偷！切記，在創作的時候，千萬別想到“偷”字。

君不見白雲千載空悠悠的崔顥詩？酒仙李白遊黃鶴樓時，好多詩騷墨客請他題詩。換作沽名釣譽庸風雅之輩，必定會馬上摳袖舉手揮毫題詩以揚名之。而李白卻指著黃鶴樓有崔顥詩在上頭，拜拜！揚長而去。其實李白這神偷他心中有數，他已偷了一首千古好詩，更崢嶸凸出詩仙虛懷若谷的杜康胸臆。

Feb. 23-2008

達摩流浪者 (Dharma Bum) :

詩入
櫥案

加里·斯奈德

◎劉耀中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出生於三藩市，三歲時父親將家搬遷到華盛頓州，在西雅圖市以北十多英哩的森林地區內經營一個小牛奶農場。因此，他從小就過著簡樸堅苦的生活，父親特意培養他堅強自立的個性，讓他在森林內紮營，教導他對樹林和營火的謹慎處理。加里的母親喜閱讀，常朗誦新詩給他聽，包括惠特曼和坡的作品，家裡也有多種藏書，那時正值美國經濟不景氣，娛樂簡樸，未有電視，所以他養成了閱讀的習慣。他愛好木工、自然科學、詩作、爬山。1942年，他家又遷往俄勒岡州波特蘭港，加里就讀於林肯中學，後考進里德大學(Reed College)並拿到獎學金攻讀人類學。1947年他父母離異後，斯奈德迫於生活，要找尋夏令工作來補貼，曾在廣播電台、報紙館和船塢擔任過小職員，1951年畢業以後曾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院，研究美國印第安文化，人類學，也在伯克利加大攻讀中文和日文，並曾到過日本研究佛學禪宗。

就在此期間，斯奈德結識了避世運動“垮掉的一代”的主要人物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並與他們在一起居住。凱氏是著名避世派主要小說《達摩的流浪者》(The Dharma Bum)的作者與主人公；斯氏則是凱氏的導師，名為Japhy(日本夫的意思)，他指導凱氏的佛教戒律(所謂達摩)。斯氏於另一部受沃爾夫影響的小說《在路上》僅用三週的時間脫稿，該書不拘形式，寫一群失業的年輕人到處流蕩，愛好刺激、爵士樂、性、毒品、享天福、神秘主義、極樂及蔑視社會制度。他們一律衣衫襤褸，模仿下流社會舉止，特別喜歡華埠的文化及

其廉價的飯館；他們使用頹廢下流詞匯，以示其與西方傳統社會決裂。

金斯堡的《嚎哭》(Howl) 強勁有力地攻擊社會並富有感染力。但是斯奈德在其本人的詩作中卻詳述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及宗教體驗，他的自由風格顯示從惠特曼到龐德，日化禪及俳句的影響。他最早的兩本詩集《亂石填》1959 和《神話與詩人》，前者以亂石象徵“嬉皮士”堅硬的個性，後者描寫美國太平洋西北的工人，雖然是烏合之眾，但也是倔強的工作者。儘管斯氏早年與避世運動有聯繫，但從六十年代末起，他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風格，成為了主張青年過集體生活和生態保護主義者、反戰的發言人，並獲加州州長小布朗(Jerry Brown)委任為文化評議員。他的重要說話是如果政府不撥救濟基金則等於沒有藝術，他積極提倡環保主義和節儉，而小布朗認為加州的危機在於人民生活太過奢侈！

斯奈德曾閱讀過華裔詩人葉維廉的譯作，也深受中國唐朝貞觀時代的詩僧寒山歌頌隱逸的影響，將之轉移到加州，產生了完全不同於中國舊式的避世者那種美式的垮掉的一代的特點：

山谷裡霧氣繚繞，
五日大雨，三天炎熱，
冷杉球果上的果脂閃耀，
超過山岩和草地，
一群群新生的蒼蠅。

記不得所讀何物，
有好友幾個，都住城裡。
渴飲雪水，鐵皮杯一只，
透過朗朗長空，
默默俯視遠方。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而寒山則寫道：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
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
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1989 年斯氏隨美國作家訪華團去蘇州

寒山寺訪問。他在美國低層社會幻想中找到寒山的認同、妙想天開，極為高興，認為這與中國隱士有某些相同之處，把他的寒山詩譯本贈送給該寺的主持。

斯氏有一次在博物館看到了唐朝詩人王維畫的南宗山水畫，極為感動，在描寫幽靜恬淡境界上常流露出超離社會的超脫情緒！他特別羨慕中國民間傳說的八仙，所謂“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各有一端的把戲。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垮掉的一代”能在美國民間大出風頭和受歡迎的原因了。在斯氏的詩作裡，我們感到古代人類生存的含意，他的書《龜島》是表達印第安人對喪失了土地和今天生態污染悲哀的呼聲。儘管詩人從全人類的利益出發，他的思想被布朗州長利用生態學與環保主義來阻礙電工業及水力的建設，所謂 Small is beauty 小是美削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忘記了人類是環保的大部份，不只是野獸和植物。那群避世作家多數是享樂主義者，表面上看來好像中國人所謂的酒肉和尚。

大約到 1960 年，垮掉的天福派已產生一批主要詩人，但仍健在的現只有生於 1923 的惠倫、1919 的弗林格蒂和斯奈德，他們並不是順民，而是一批反常規的人物，弗氏是“城市之光”書店的老闆，著了一卷名為《尼克松暴政》的小書。近朱者赤，斯氏曾和金斯堡、勃勞茲、李爾禮博士一起提倡用毒品和 LSD 引導青年人覺悟。李爾禮曾被尼克松總統指為美國的第一號罪人。

斯奈德的詩作深受他的老師西奧多·羅什克、榮格心理學和神話學學者甘貝爾的影響，尤其是甘氏寫的名著《千臉人的一個英雄》。斯氏早年追求學問時得到雷克斯羅斯(王紅公)的鼓舞而習漢學，之後也受了逃亡在美的西藏僧人杜魯巴(Trunpa)密宗的影響，不過雷氏並不喜歡杜魯巴，認為美國應把他驅逐回西藏去。

在《六段無盡山水詩，加一》1965、《窮鄉僻壤》Back Country, 1967 和《凝視波濤》Regarding Wave, 1969 中，他把佛教同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反映作

者對東方哲學日益增長興趣，很顯然是受到三島由紀夫的影響。後來的詩集有《龜島》1974 和《斧把》Axe Handles, 1983, 前者獲普利策獎。後來出版的作品有《老習慣》The Old ways, 1977、《在父親的村裡獵鳥的人》1977 和《印度之行》Passage Through India, 1984。1966 年他榮獲美國藝術和文學學會獎。

斯奈德基本上是個美西農民，很多美國白種人具有本土印第安人的血統，雖然這不足為奇，但他們對此極為守密。斯氏不但懂一點中國的古老文化，而且深諳亞洲印度文化及美洲印第安文化！由於美國帝國主義向太平洋的發展與日本在廿一世紀初的興起發生衝擊，引起他崇拜日本文化，他第三次的婚姻娶了一個日本女子，並養育了兩個混血兒子。1991 年他與日本妻子離婚後另娶一個白人為妻，是為一種回歸，完成了他的神秘結合(Archetypal) 責任。斯氏現仍繼續創作，不過英國名詩評家漢密爾頓(Hamilton, 已故)曾說斯氏的晚年作品已沒有舊作的嚴謹而日趨向薩滿主義！而垮掉了的詩作影響後代尤其是“花孩子”、戴倫、莫里森、嬉舞、斯諾德和狂罵(Raps)的文化已不了了之！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近讀台灣詩人、評論家簡政珍〈“文學批評”與“文學思評”〉(2007.11《台灣詩學學刊》第十號)一文,其中提到“……作品的‘好壞’早在實際作 criticism 之前就已經完成了。只有好的作品,值得作 Literary criticism……”“……假如不是文學觀的討論或是辯證,純粹個別作品的價值判斷,良莠定位,那是 review 而非 criticism……”“……放眼台灣文學界,批評幾乎就是文學研究的代名詞;而所謂批評,更是缺乏深度思維的吹捧;以作品牽引文學思考,而進入哲思層次的,幾乎鳳毛麟角……”編者對這些深有同感!文章雖然短小,談的也只是基本的文學批評認知,但卻指出了當前中文文學批評界(至少是詩評界)的極大缺失。編者那初上大學,現在加大選修中國文學的女兒對 Literary criticism 就一點認知的混淆都沒有,而就她所讀到的那些少得可憐的中文文學批評來說,她的印象也就是簡政珍文章中所提到的現象!編者不敢說當前所有的中文詩批評皆犯同類毛病,但確實這種情形是氾濫了的。

“每一個寫詩的人都是大師,每一首平凡的詩作都具有極大意義……”只要你自己或你詩評界的朋友這樣認為就可以了,這難道不是一個值得詩人們、詩評家們深思自省的問題嗎?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下期推出台灣詩人向明選輯的“小詩看台灣”。

本刊網站: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 <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 <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自去年四月號起,我們決定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新大陸詩人秀陶、秋原、仲秋、黎啟鏗、達文、陳銘華等三月中旬在秋原家相聚。

●《台灣詩學》雜誌今年為紀念刊物十五周年出版了七冊新書,總其名為“台灣詩學十五周年紀念詩叢”,其中包括:向明《地·水·火·風》,收詩人近年詩作五十七首。詩叢其他六冊分別為:尹玲《髮或者背叛之河》、蕭蕭《後更年期的白色憂傷》、蘇紹連《散文詩自白書》、白靈《女人與玻璃的幾種關係》、李瑞騰《在中央》、李癸雲《女流》。

●香港詩人古松於今年2月20日以香港前刑事總檢察官身份接受東方網 ONTV 訪問。

●詩人方明“方明博士近作展”於今年3/19至4/15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二樓展出,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駐校作家計劃基金會、中文學院及學會等單位主辦。

●南京古雞鳴寺專刊《雞鳴》出版,由該寺住持釋蓮華大師主編,南京著名詩人馮亦同任編委之一。刊物以彩色印刷、內容豐美並有新詩欄目“新詩之什”,收海內外詩人詩作。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